

筆記小說大觀集

東觀奏記

唐裴庭裕撰

因話錄

唐趙璘撰

進步書局校印

上海文書局發行

言文對照

初學新文範

全四冊 定價三角

高等新文範

全四冊 定價四角

兩書選相銜接，
一為初學作文而
設，適於初級小
學之用；一則為
高級小學作文之
用；由淺入深，
言文對照，註釋
詳明。

各省中華書局經售

唐裴庭裕撰

東觀奏記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東觀奏記提要

唐裴庭裕撰凡三卷專載宣宗一朝之事耳目所及見聞較碼蒐羅編綴源委燦然司馬君實作通鑑多采其說者以庭裕為右補闕與柳玘等專脩宣宗實錄其無謬舛牴牾處可斷言也間有不敢盡信者則以恩怨未盡記近事未免多誣耳然亦著書通病不得為庭裕咎王庭保摭言稱庭裕文書敏捷號下水船今覽是編洵然

東觀奏記卷上

唐 裴庭裕撰

孝明鄭太后潤州人也。本姓朱氏。李錡據浙西反。相言於錡曰。朱氏有奇相。當生天子。錡取致於家。錡誅死后。入掖庭。為郭太后侍兒。憲宗皇帝愛而幸之。生宣宗皇帝。為母。天下十四年。懿宗即位。尊為太皇太后。又七年崩。以郭太后配享。出祭別廟。上性至孝。奉鄭太后供養。不居別宮。只於大明宮朝夕侍奉。親舅鄭光即位之初。連任平盧河中兩鎮節度使。大中七年。自河中來朝。上因與光商較政理。光素不曉文字。對上語時有質俚。即命宰臣別選河中節度使。留光奉朝謁。后或以先生計為憂。即厚賜金帛。不復更委方面。

憲宗皇后宴駕之夕。上雖幼。頗記其事。追恨先陵商臣之酷。即位後。誅鋤惡黨。無漏網者。時郭太后無恙。以上英察孝果。且懷慚懼。時居興慶宮。一日與二侍兒同升勤政樓。倚衡而望。便欲頹於樓下。欲成上過。左右急持之。即聞於上。上大怒。其夕后暴崩。上志也。

懿安郭太后既崩。喪服許如故事。禮院檢討官王皞抗疏請后合葬景陵。配享憲宗。

廟室疏既入上大怒宰臣白敏中召皞詰其事皞曰郭太后是憲宗春宮時元妃汾陽王孫速事順宗為新婦憲宗厭代之夜事出暗昧母天下五朝不可以暗昧之事黜合食之禮敏中怒甚皞聲益厲宰臣將會食周墀駐敏中廳門以俟同食敏中傳語墀正為一書生惱亂但乞先之墀就中廳問其事皞益不撓墀以手加額於皞賞其孤直翌日皞之潤州句容令墀亦免相大中十三年秋八月上崩宰臣令狐綯為山陵禮儀使奏皞為判官又皞拜章論懿安合配享憲宗始升祔焉

上延英聽政問宰臣白敏中曰憲宗遺塵景陵龍輔行次忽值風雨六宮百官盡避去惟有一山陵使鬚而長攀靈駕不動其人姓氏為誰為我言之敏中奏景陵山陵使令狐楚上曰有兒否敏中奏長子緒見任隨州刺史上曰可任宰相否敏中曰緒小患風痺不任大用次子綯見任湖州刺史有台輔之器上曰追來翌日授考功郎中知制誥到闕召充翰林學士間歲遂立為相時人感歎敏中亮直無隱不掩人於上

上因讀元和實錄見故江西觀察使韋丹政事卓異問宰臣孰為丹後宰臣周墀奏臣近任江西觀察使見丹行事餘風遺愛至今在人其子宙見任河陽觀察判官上

曰此誰也。安平曰：劉郎聲音人。俗呼如此。上悅。安平不妬，喜形於色。顧左右曰：便令作主人，不令與宮娃同處。上之甄別防閑，纖微不遺如此。

萬壽公主上愛女。鍾愛獨異，將下嫁，命擇郎壻。鄭顥相門子，首科及第，聲名籍甚。婚盧氏，宰臣白敏中奏選上，顥銜之上，未嘗言。大中五年，敏中免相，為邠寧都統，行有日，奏上曰：頃者陛下愛女下嫁貴臣，郎壻鄭顥，赴婚楚州，會有日行次鄭州，臣堂帖追迴，上副聖念，顥不樂國婚，銜臣入骨。臣且在中書，顥無如臣何。一去玉階，必媒孽臣短死無種矣。上曰：朕知此事久，卿何言之晚耶。因命左右便殿中取一檉木小函子來，高鏤甚固，謂敏中曰：此畫鄭郎說卿文字，便以賜卿。若聽顥言，不任卿如此矣。敏中歸，啟益感上聰察宏恕，常置函于佛前，焚香感謝。大中十二年，敏中任荆南節度使，暇日與前進士陳錯銷憂閣，靜話感上恩，泣語此事，盡以示錯。

杜琮通貴日久，門下有術士李欽，其琮待之厚。琮任西川節度使，馬植罷黔中，赴闕至。□□□□西川術士一見，謂琮曰：受相公恩久，思有效答，今有所報矣。黔中馬中丞，非常人也，相公當厚遇之。琮未之信。術士一日密啓琮曰：相公將有禍，非馬中丞不能救。琮始驚信，發日厚幣贈之，仍令吏為植於都下買宅。死生之計，無闕焉。植至

闕方感琮不知其旨尋除光祿卿報狀至蜀琮謂術士曰貴人至闕作光祿卿矣術士曰姑待之稍進大理卿又遷刑部侍郎充諸道鹽鐵使琮始驚憂俄而作相懿安皇太后崩後琮懿安子壻也忽一日內榜子檢責宰相元載故事植諭旨翌日延英上前萬端營救植素辨博能回上意事遂中寢

武宗朝任宰臣李德裕雖丞相子文學過人性孤峭嫉朋黨如仇讐擠牛僧孺李宗閔崔洪於嶺南楊嗣復貞穆李公珣庭裕親外叔祖以會昌初冊立事亦七年嶺外上即位

之後嶺表五相同日遷北以吏部尚書李珣為檢校尚書左僕射充淮南節度使珣字待價趙郡贊皇人早孤居淮陰事母以孝聞弱冠徙之舉明經李絳為華州刺史

一見謂人曰日角珠庭非常人也當擢進士科明經碌碌非子發跡之路一舉不第應進士許孟容為宗伯擢居上第釋褐署烏重胤三城推官調進書判高等授渭南

尉遷左拾遺左遷下邳令丁母憂廬居三年不入室免喪諸侯羔鴈四府齊至門皆不就牛僧孺為武昌節度使奏章先達銀臺授殿中侍御史內供奉武昌掌書記徵

歸御史府韋處厚秉政一見笑曰清廟器豈擊搏者乎擢拜禮部員外改吏部員外李宗閔為相以品流程式為己任擢掌書命改司勳員外庫部郎中文宗召充翰林

學士。珏風格端肅。屬詞敏贍。恩傾一時。累遷戶部侍郎。承旨許立相者屢矣。鄭注以藥術為侍講學士。李訓自流人召入內廷。珏未嘗私焉。訓注交譖。貶江州刺史。未幾訓為相。造假甘露謀。上左右與王涯等一十一人。赤族伏誅。人方伏珏守正之祐。徵為戶部侍郎。與楊嗣復同日命相。上雖求理心切。終優游不斷。同秉政者陳夷行。鄭覃。請經術孤單者進用。珏與嗣復論地。曾詞采者居先。每延英議政。率相矛盾。竟無成政。但寄頰舌而已。文宗宴駕。以猶子陳王成美當璧為託。建桓立順。事由兩軍。穎王即位。貶昭州刺史。上即位。累遷河陽三城節度使。吏部尚書。至是。崔郾薨於淮南。輟之撫理。凡三載。薨謚貞穆。

上臨御天下。得君人法。每宰臣延英奏事。喚上階後。左右前後無一人至。纔處分坐。宸威不可仰視。奏事下三四刻。龍顏忽怡然。謂宰臣曰。可以閒話矣。自是詢問里間事。話宮中燕樂。無所不至。一刻已來。宸威復整肅。是將還宮也。必有戒勵之言。每謂宰臣曰。長憂卿負朕。撓法後度。不得相見。度量如此。趙國公令狐綯每謂人曰。十年持政柄。每延英奏對。雖嚴冬盛寒。亦汗流浹背。

李廓為武寧節度使。不理。右補闕鄭魯上疏曰。臣恐新麥未登。徐師必亂。乞速命良

將救此一方上未之省也。麥熟而徐師胤上感魯言，即擢為起居舍人。

吏部侍郎孔溫業白執政求外任，丞相白敏中曰：我輩亦須自黜檢。孔吏部不肯居朝矣。至理之世，丞相畏人也如此。

上微行至德觀，女道士有盛服濃粧者，赫怒，亟歸宮。立宣左衛功德使宋叔康，令盡逐去。別選男道士二十七人住持，以清其觀。

上將命令狐綯為相夜半，幸含春亭，召對。盡蠟燭一炬，方許歸。學士院乃賜金蓮花炬一作炬送之。院吏忽見，驚報院中曰：駕來。俄而趙公至，吏謂趙公曰：金蓮花乃引駕

燭，學士用之，莫折，是否頃刻而聞傅說之命。

侍御史馬緘與三院退朝入臺，路遇集賢校理楊收，不為之却。緘為朝長，臺中故事三院退朝

一人謂之朝長拉收僕臺答之。集賢大學士馬植奏論玄宗開元中幸麗正殿，賜酒，大學

士張說學士副知院事徐堅以下十八人不知先舉酒者，說言學士以德行相先，非

具員吏。遂十八爵齊舉。今馬緘答收僕者是答植僕隸一般乞黜之。御史中丞令狐

綯又引故事論救之上兩釋之，始著令三館學士不避行臺。

李丕以邊城從事上召至案前，問系緒。丕奏系屬皇族，上曰：帥臣已有一李，不朕不

欲九廟子孫與之同名。良久以手畫案曰：「平字出脚。」平字也。卿宜改名平。舞蹈而謝。平後終於邠寧節度使。

武宗好長生久視之術。大中宮築望仙臺。勢侵天漢。上始即位。道士趙歸真杖殺之。罷望仙臺院。大中八年。復命緝之。右補闕陳凝已下抗疏論其事。立罷修造。以其院為文思院。上英睿妙理。尤長於納諫。從之如轉丸。李遂除嶺南節度使。間一日以命。中使頒旄節給事中蕭徽封上詔書。上正聽樂。不暇別召中使。謂優人曰：「汝可就李遂宅却喚使來。」旄節及遂門而反。劉潼自鄭州刺史除桂州觀察使。右諫議大夫鄭裔。緝疏言不可。中使至鄭。頒告已數日。却命追制。納諫從善。皆此類也。

馬植為相。與左軍中尉馬元贄有亢宗之分。上初即位。元贄恩澤傾內。臣曾賜寶帶。內庫第一者。元贄輒以遺植。一日便殿對。上覩植帶。認是賜元贄者。詰之。植色變。不敢隱。翌日罷為天平軍節度使。行次華州。取植密吏董侔。下御史獄。盡聞植交通之狀。再貶常州刺史。

杜濛授左拾遺。庭裕先父任左補闕。以濛家行不至。薄妻孥為眾所聞。不可處諫。臣之列丞相魏謩。盛怒。頃濛上事先君。見魏於政事堂曰：「必要任濛。乞先移他官。」丞相

董連即改授濛太常博士

上追感元和舊事。但聞是憲宗朝卿相子孫。必加擢用。杜勝任刑部員外。閣內次對。上詢其祖父。勝以先父黃裳。永貞之際。首排奸邪。請憲宗監國。上德之。面授給事中。裴諗為學士。一日加承旨。上幸翰林。諗寓直。便中謝上曰。加官之喜。不與妻子相面。得否。便放卿歸。諗蹈謝却召。上以御盤果實賜之。諗即以衫袖張而跪受。上顧一宮嬪。領下。并取一小帛裹之。以賜諗。諗父度。元和中。君臣魚水之分。遂於諗。恩禮亦異焉。

上雅尚文學。聽政之暇。常賦詩。尤重科名。大中十年。鄭顥知舉。後宣宗索科名記。顥表曰。自武德已後。便有進士諸科。出鶯谷而飛鳴。聲華雖茂。經鳳池而閱視。史策不書。所傳前代姓名。皆是私家記錄。虔承聖旨。敢不討論。臣尋委當行祠部員外趙璘。採訪諸家科目記。撰成十三卷。自武德元年至朝。謹專上進。方俟無疆。勅宜付翰林。自今放榜後。並寫及第人姓名。及所試詩賦題目。進入內。仍仰所司逐年編次。術士柴嶽明。動陰陽術數於公卿間。聲名籍甚。上一日召於便殿對。上曰。朕欲為諸子孫。□□□□院。卿宜相其地。嶽明奏曰。人臣遷移不常。有陽宅陰宅。入陰宅入

陽宅者禍福刑尅師有傳授今陛下居深宮有萬靈護衛陰陽二宅不言帝王家臣不敢奉詔上然之賜束帛

遣司封員外郎充史館修撰權審於衢路突尚書左僕射平章事崔鉉判曰宰相之統庶僚僕射之臨郎吏豈有導騎已過按轡橫衝權審久在班行合諳典故便知素履且舉舊條送都省罰七直審以素履之言難□就尋左遷宿州刺史自爾不獲立朝矣

貶前鄉貢進士楊仁瞻為康州參軍馳驛發遣仁瞻女弟出嫁前進士于瓌納函之翰有期周恤仁瞻不易其日憲司糾論遂坐貶

東觀奏記卷中

唐 裴庭裕撰

上每命相。盡出睿旨。人無知者。一日。制詔樞密院兵部侍郎判度支蕭鄴。可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仰指揮學士院降麻處分。樞密使王歸長馬公儒。以鄴先判度支。再審聖旨。未審落下。為復仍舊。上意貴迎。蕭也。乃宸翰付學士院。戶部侍郎判戶部事。崔慎由。可工部尚書平章事。落下判戶部事。宸斷如此。

河東節度使劉瑑。在內署。日上深器異。大中十一年。上手詔追之。令乘遞赴闕。初無知者。瑑奏發太原人方信之。既至。拜戶部侍郎判度支。十二月十七日。次對上。以御按曆日付瑑。令於下旬擇一吉日。瑑不論旨。上曰。但擇一拜官日。即得。瑑跪奏。二十五日甚佳。上曰。此日命卿為相。秘無知者。高湜自集賢校理。為將係鳳翔從事。湜即瑑舊寮也。二十四日。辭瑑於宣平里私第。湜曰。竊度旬日。必副具瞻之望。瑑笑曰。來日具瞻。何旬日也。湜驚不敢發。詰旦果爰立矣。始以此事泄於湜。既入相。深有昇平之望。與慎由議政於上前。慎由曰。惟當甄別品流。上酬萬一。瑑曰。王夷甫當晉衰之末。崇尚浮虛。祖述流品。終致中原版蕩。晉室淪夷。今當盛明之朝。不能循名責實。

使百吏各稱其職而上酬陛下。臣未知致理之日。慎由不能對。因此恩澤浸衰。罷為東川節度。

魏國公崔鉉東政。鄭魯楊紹復段瓌薛蒙一時俊造。鉉所取信。凡有補吏議事。或與之參酌。時人語曰。炙手可熱。楊鄭段薛。欲得命通。魯紹瓌蒙。時魯為刑部侍郎。鉉欲引以為相。聖旨授河南尹。不測其事。赴後上問曰。鄭魯發後。除改卿還自由否。鉉驚恐密以此事訪於左右。云御宸上題此四句。鉉益畏。

上聽政之暇。多賦詩。多令翰林學士屬和。一日賦詩。賜寓直學士蕭寘。令和寘手狀。謝曰。陛下此詩。雖挂水日千里。因之平生懷。亦無以加也。明日召學士韋澳。問此兩句。澳奏曰。宋太子家令沈約詩。寘以詹藻清新。可方沈約。爾上不悅曰。將人臣比。我得否。恩遇漸薄。執政乘之。出觀察使。

崔罕為京兆尹。內園巡官不避馬杖之五十四。方死。上赫怒。令與遠郡宰臣論救。上曰。罕為京兆尹。抑強撫弱。是其職任。但不避馬便杖之可矣。不合問知是內園巡官。方決一錯也。又人臣之刑。止行二十。過此是朕刑也。五十四杖。頗駭聞聽。宰臣又論救。上曰。與一廉察奮捉者。宜抵罪。根本輕致罕過制。早宰臣益賀上。無幽不察。罕止。

貶湖南觀察使

故事京兆尹在私第但奇日入府偶日入遞院崔郾為京兆尹囚徒逸獄而走。上始命造京兆尹廨宅。京兆尹不得離府。上以崔罕郾併敗官。面召翰林學士韋澳授京兆尹。便令赴。上賜度支錢二萬貫。令造府宅。澳公正方嚴。吏不敢欺。委長安縣尉李信主其事。造成廨宇極一時壯麗。尚有羨緡。却進。

韋澳為京兆尹。豪右斂手。國舅鄭光莊不納租。澳繫其主者。期以五日。不足必抵以法。太后為言之。上延英問澳。澳具奏本末。上曰。今日納租足否。曰。尚在限內。來日即不得矣。澳既出。半廷。上連召之。曰。國舅莊租。今日納足。放主者否。澳曰。必放上。入告太后曰。韋澳不可犯。且與送錢納。却頃刻而放。

先是京兆府進士明經解送。設殊次平等三級。以甄別行實。近年公道益衰。止於奔競。至解送之日。威勢撓敗。如市道焉。至是澳勝曰。朝廷將裨教化。廣設科塲。當開元天寶之間。始專重明經進士。及貞元元和之際。又益以薦送相高。當時務尚切磋。不分黨甲。絕僥倖。請託之路。有推賢讓能之風。等列標名。僅同科第。既為盛事。固可公行。近日以來。前規頓改。互爭強弱。多務奔馳。定高卑於下第之初。決可否於差官之

日曾非考數。蓋繫經營。與學雄文。例捨於貞。方寒素。增年矯白。盡取以黨。比羣強中。選者曾不足云。而爭名者益熾其事。澳叨司畿甸。合貢英髦。非無藻鑑之心。懼有愛憎之謗。且李膺以不察孝廉去任。胡廣以輕舉茂才免官。况其管窺實難裁處。况禮部格文本無等第。府庭解送不合區分。今年合送省進士明經等。並以納策試前後為定。不在更分等第之限。詞科之盛。本以京兆府等第。建中二年。崔元翰崔敦。崔備三人。府元府副府第三人。于召知貢舉。放及第。並依府列。蓋推崇藝實。不能易也。自文學道喪。朋黨道興。紛競既多。澳不勝憤。遂此釐革。蓋救一時之弊。人多惜之。上至孝。動遵元和故事。以憲宗曾幸青龍寺。命複道開便門。至青龍佛宮。永日昇眺。追感元和勝蹟。張望久之。

上敦睦九族。於諸侯王尤盡友愛。即位後。於十六宅起雍和殿。每月三兩幸。與諸侯王擊鞠合樂。錫賚有差。進士司馬樞為雍和殿賦詞。雖不典。亦志一時之事實。

牛勣任拾遺補闕五年。頻上封事。上盡記之。後勣自司勳員外為睦州刺史。申謝上命。至軒砌。問曰。卿頃任諫官。頗能舉職。今忽為遠郡。得非宰臣以前事為愆否。勣曰。陛下新有德音。未任刺史。縣令不能任近侍官。宰臣以是獎擢。非嫌忌。上曰。賜卿紫綬。

退謝畢前曰臣所衣緋衣是刺史借服不審陛下便賜紫為復別有進上連曰且賜緋且賜緋上慎重名器未嘗容易服色之賜一無所濫

李藩自司勳郎中遷駕部郎中知制誥衣綠如故鄭喬綽自給事中以論駁楊漢公忤旨出商州刺史始賜緋衣銀魚沈珣自禮部侍郎為浙東觀察使方賜金綬苗恪自司勳員外除洛陽令藍衫赴任裴處權自司封郎中出河南少尹到任本府奏薦賜緋給事崔擘駁還上手詔褒獎曰有事不當卿能駁還職業既修朕何所慮

上每孜孜求理焦勞不倦一日密召學士韋澳盡屏左右謂澳曰朕每便殿與節度觀察使刺史語要知所委州郡風俗物產卿宜密採訪撰次一文書進來雖家臣與老不得漏洩澳奉宣旨即以十道四藩志更博採訪撰成一策題曰處分語自寫面進雖子弟不得聞也後數日薛弘宗除鄧州刺史澳有別業在南陽召弘宗餞之弘宗曰昨日謝聖上處分當州事驚人澳訪之即處分語中事也君上親總萬機自古未有

上校獵城西漸入渭水見父老二十人於村佛祠設齋上問之父老曰臣醴泉縣百姓本縣令李君夷有異政考秩已滿百姓借留詣府乞未替兼此祈佛力也上默然還

宮後於御宸上大書君奭名中書兩擬醴泉令上皆抹去之踰歲以懷州刺史闕請用人御筆曰醴泉縣令李君奭可懷州刺史莫測也君奭申謝宸旨獎勵始聞其事大理寺直王景初與刑部郎中唐技議讞不平景初坐貶潭州司戶參軍制下景初過登聞鼓稱冤再貶昭州司戶制曰不遵嚴譴輒冒登聞以懲不恭也

京兆府參軍盧甚昇進士第八官甚孤貧有文學京兆尹遣巡館驛左補闕崔瑄婚姻迴與甚長亭相遇爭廳甚以官雖卑乃公行畧不讓瑄瑄責其不遜遂相詆訶甚來下御史臺按問吏云當服白衫甚曰非國恤不素服上聞之以甚言涉大不敬除籍為民投之嶺表行至洛源驛賜死瑄左遷河南府陽翟縣令

大理卿馬曙任代地水運使代北出犀甲曙罷職以一二十領自隨故事人臣家不得蓄兵器曙既在朝乃瘞而藏之一日奴有犯罪者曙答之即告於御史臺稱曙蓄兵器有異謀命吏發曙私第得甲不虛坐貶邵州刺史諫官上論以奴訴郎主在法不赦上命杖殺曙奴於青泥驛曙載貶嶺外人臣無不感悅

司農卿韋慶夜令術士為厭勝之術御史臺劾奏貶永州司馬

優人祝漢貞詞辨敏給恩傾一時嗣朝王乾祐以金帛結之求刺史盡納賂矣而未

敢言御史劾奏漢貞杖二十流天德軍乾祐竄嶺外。

上推重詞學之臣於翰林學士恩禮特異宴遊密召無所間隔惟於遷轉皆守彛章。皇甫珪自部員外召入內廷改司勳員外計吏員二十五箇月限轉司封郎中知制誥孔溫裕自禮部員外改司封員外入內廷二十五箇月改司勳郎中知制誥動循官制不以爵祿私近臣也。

廣州節度使紇干衆以貪猥聞貶慶王府長史分司東都制曰鍾陵問俗澄清之化靡聞南海撫封貪黷之聲何甚而又交通說遇溝壑無厭蹟固異於澹臺道殊乖於吳隱舍人韓琮之詞也書上一朝不進用矣工部尚書楊漢公前任荆南節度使以不廉聞公議益喧左遷秘書監制曰考三載之績爾最無聞致多士之朝人言未息既起風波之論難安唯舌之司舍人沈詢詞也洎至大中十三年漢公除同州刺史給事中鄭公與喬綽三駁還制書上自即位但聞諫官論執左曹駁正無不立從其奏至是感於左右三下漢公同州之命不允所論時屬寒食內宴百寮上因擊毬巡班慰勞至給事中班謂公與喬綽曰卿凡有駁議朕無不允從唯論漢公事涉朋黨喬綽前曰同州是太宗皇帝興王之地陛下為子孫尤為慎擇牧守漢公在荆南日

貪殘已經朝責。陛下豈可以祖宗重地私於此人。上色變而迴馬。翌日齋綽賤商州刺史。

武昌軍節度使苗

名與廷裕家諱同

責同子嚴不避馬擒至幕答其背嚴母詣闕稱冤苗賤

江州司馬制曰避馬雖乖於嚴敬鞭人合顧於簪纓舍人楊紹復之詞也苗自此為清議所薄。

高品吳居中承恩澤甚厚訪術者欲固其事術者令書上尊號於襪有告者上召視之信然居中棄市。

藍田尉直弘文館柳珪擢為右拾遺弘文館直學士給事中蕭傲鄭裔綽駁還曰陛下高懸爵位本待賢良既命澆淳恐非懲勸珪居家不稟於義方奉國豈盡於忠節刑部尚書柳仲郢詣東上閣門進表稱子珪才器庸劣不合塵玷諫垣若誣以不孝即冤屈為甚太子少師柳公權又訟侵毀之枉上令免珪官且在家修省貞元元和已來士林家禮法嚴整以韓皋柳公綽柳仲郢為稱首一旦子孫不孝簪組歎惜太尉衛國公李德裕上即位後坐賤崖州司戶參軍卒於貶所一日丞相令狐綯夢德裕曰某已謝明時幸相公哀之許歸葬故里綯具為其子高言高曰李衛公犯眾

怒。又崔魏二丞相。魏錡皆敵人也。見持政必將上前異同。未可言之也。後數日上將坐延英。綯又夢德裕曰。某委骨海上。思還故里。與相公有舊。幸憫而許之。既寤。召其子瀉曰。向來見李衛公。精爽尚可畏。吾不言。必掇禍。明日入中書。具為同列言之。既於上前論奏。許其子象州立山縣尉。燁護喪歸葬。

翰林學士駕部郎中知制誥庾道蔚勅曰。以藝文擢居近密。乖檢慎難處。禁林宜守本官。續連州刺史鄭朗為御史大夫。道蔚以事干之。乞庇罪人者。朗啣之。朗既大用。積前事。盡聞於上。故及此罪。

監修國史門下侍郎兼禮部尚書平章事鄭朗奏當館修撰直史共四員。准故事。已通籍者為修撰。未昇朝者為直館。以修史重事。合選廷臣秩序。或俾筆削。不稱其直館。伏請停發。更添置修撰兩員。敕旨宜依直館。萬年縣尉張範。涇陽縣李節。勤守本官。以戶部郎中孟穆。駕部員外郎李渙。並充史館修撰。通籍為四員。分修四季之事。以左拾遺鄭言為太常博士。鄭朗自御史大夫命相。明先為浙西觀察使。言實居幕中。朗建議。以諫官論時政得失。動關宰輔。鄭言必括囊形迹。請移為博士。至大中十一年。崔慎由自戶部侍郎東政。復以左拾遺杜蔚為太常博士。蔚亦慎由舊僚也。踵為

故事。至理之代。動循至公。後代方知難矣。

以楚州刺史裴坦為知制誥。坦罷職赴闕。宰臣令狐綯擢用。宰臣裴休以坦非才。不稱是選。建議拒之。力不勝。坦命既行。政事堂謁謝丞相。故事。謝畢。便與本院上事。四輔送之。施榻壓角而坐。坦巡謁執政。至休廳。多輸感謝。休曰。此乃省台繆選。非休力也。力命肩身使出。不與之坐。兩門吏云。自有中書。未有此事也。人多為坦羞之。至坦主貢舉。擢休之子弘上第。時人云。欲蓋而彰。此之謂也。

東觀奏記卷下

唐 裴庭裕撰

大中九年正月十九日。制曰。朝議郎守尚書刑部郎中柱國賜緋魚袋唐校將仕郎守尚書職方員外郎裴庭裕。先父早以科名薦由臺閣。聲猷素履。亦有可嘉。昨者吏部以爾秉心精專。請委考覈。而臨事或乖於公當。物議遂至於沸騰。豈可尚列彌綸。是宜竝分符竹。善綏凋瘵。以補悔尤。枝可虔州刺史。散官勳封如故。裴可申州刺史。散官如故。舍人杜德公之詞也。

吏部侍郎兼判尚書銓事裴諗。左授國子祭酒。吏部侍郎周敬復。罰一月俸。監察御史馮顥。左授秘書省著作佐郎。考院所送博學宏辭科趙拒等十人。並宜覆落。不在施行之限。初裴諗兼上銓。主試宏拔兩科。其年爭名者眾。應宏詞選。前進士苗台符。楊嚴。薛訢。李詢。古敬翊。已下。一十五人就試。諗寬豫仁厚。有賦題不密之說。前進士柳翰。京兆尹柳憲之子也。故事宏詞科只三人。翰在選中。不中者言翰於諗處。先得賦。託詞人溫廷筠為之。翰既中選。其聲聒不止。事徹宸聽。杜德公時為中書舍人。言於執政曰。某兩為考官。未試宏詞。先鑠考官。然後考文書。若自先得賦題者。必佳。糊

名考文書得佳者。考官乃公。當罪止銓。為考官不合坐。宏詞趙程丞相令狐絢故人子也。同列將以此事嫁患於令狐丞相。丞相逐之。盡覆去。初日官奏文昌星暗。科場當有事。沈詢為禮部侍郎。聞而憂焉。至是三科盡覆。日官之言方驗。

上自党項叛。擾推其由。乃邊將貪暴。利其羊馬。多欺取之。始用右諫議大夫李福為夏州節度使。刑部侍郎畢誠為邠寧節度使。大理卿裴識為涇原節度使。發日臨軒戒勵。稟奉宸威。絕侵奪之貪。邊方帖息。烽燧不復告警矣。

浙東觀察使兼御史中丞納為軍士。噪逐坐。貶朗州刺史。馳驛赴任。訥性褊狃。遇軍士不以禮。人皆怨之。遂及於難。監軍使王景宗責撫循無狀。杖四十。流恭陵。自此戎臣失律。監軍皆連坐。

宰臣鄭朗自中書歸宣平私第。內園使李敬寔衢路衝之。朗列奏。上召敬寔面語。敬寔奏。供奉官例不避上。曰。衝天子之命。橫絕而過。可矣。安有私出。不避輔相乎。剝紫綬。配南衙。

太常卿封教於私第。上事御史臺。彈奏左遷。國子祭酒故事。太常卿上日。廷設九部樂。盡一時之盛。教拜太常卿。欲便於親閱。遂就私第視事。法司舉奏。遂簿責焉。

上勵精理天下。一紀之內。欲臻昇平。自大中十二年後。藩鎮繼有叛亂。宣州都將康全泰。逐出觀察使鄭勳。湖南都將石再順。逐出觀察使韓琮。廣州都將王令寰。逐出節度使楊發。江西都將毛鶴。逐出觀察使鄭憲。上赫怒。命淮南節度使檢校左僕射平章事崔鉉。兼領宣池歙三州觀察使。以宋州刺史溫璋。為宣州刺史。以右金吾將軍蔡襲。為湖南觀察使。以涇原節度使李承勳。為廣州節度使。以光祿卿宇宙。為江西觀察使。只取隣道。共送赴任。充渠如期投首。皆不勞師。斬定誅鋤。盡副聖旨。李景讓為吏部尚書。抗疏言。穆宗至敬宗。文宗。武宗。四廟當遷出。以穆宗是上兄弟。文宗已下。是上猶子。陛下拜兄。尚可拜姪。可乎。使陛下得新事。七廟宜重昇。太宗已下入廟。以正三昭三穆之序。事下百官集議。不定而止。時人以上方銜穆宗。深為景讓希旨。多不直其事。

劉羣為鹽州刺史。甚有盛名。監軍使楊玄价。誣奏羣謀叛。函首以進。闔朝公卿。面折廷諍。上重違百辟之言。始坐玄价專殺不辜之罪。

上晚歲酷好仙道。廣州監軍使吳德鄱。離闕日。病脚。已蹒跚矣。三載監廣師歸闕。足疾却平。上詰之。遂具為上說羅浮山人軒轅集醫整。上聞之。甘心焉。驛召軒轅集赴

京師既至。館於南亭院。外廷莫之面也。諫官恐害政。屢以為言。上曰。軒轅道人。口不干世事。卿勿以為憂。留歲餘。放歸。授朝奉大夫。廣州司馬。集堅不受。臨與上別。上問理天下當得幾年。集曰。五十。上聞之。慰悅。及過密之歲。春秋五十。

李景讓。夏侯孜。俱立朝。俱勵風操。景讓為御史大夫。視事之日。以侍御史孫玉汝。監察御史盧損。王覲。不稱職。請移他官。孜為右丞相。以職方郎中裴誠。虞部郎中韓瞻。俱聲績不立。詆諧取容。誠改太子中允。瞻改鳳州刺史。

于延陵。授建州刺史。申謝。上問之曰。建去京師遠近。延陵曰。八千里。上曰。朕前後左右。皆建人也。郡極不惡。卿若為我廉潔奉公。綏輯凋瘵。長在我面前。無異。或撓法度。使遠人無聊。即朕三尺階前。便是萬里。卿知之否。延陵慙。失序。上撫而遣之。

越人仇甫。聚眾為亂。攻剽縣諸暨等縣。浙左騷然。上用王式為浙東觀察使。以武寧軍健卒二千人送之。式生擒仇甫。以獻。斬於東市。

始。選前進士于琮為塔。連拜秘書省校書郎。右拾遺。賜緋。左補闕。賜紫。尚永福公主。事忽中寢。丞相上審聖旨。上曰。朕此女子。近因與之會食。對朕。輒折匕筯。性情如此。恐不可為士大夫妻。許琮別尚廣德公主。亦上次女也。

上委信宰輔言發計從就中於元輔恩禮稍異白敏中赴邠寧行宮上幸興福樓送之自樓上投下朱書御劄一封與敏中言君臣倚注之分崔鉉赴鎮淮南幸通化樓送之并賜詩四韻以寵行邁鉉刻其詩於宣化驛

僧從晦住安國寺道行高潔兼工詩以文章應制上每擇劇韻令賦亦多稱旨晦積年供奉望紫方袍之賜以耀法門上兩召至殿上謂之曰朕不惜一副紫袈裟與師但師頭耳稍薄恐不勝耳竟不之易晦悒悒而終

憲宗鼎成之夜左軍中尉吐突承下一字祀實死其事上即位追感承准死於忠義

連擢其子士上下字與今至顯貴為右軍中尉開府儀同三司恩禮始終無替焉

畢誠本估客之子連昇甲乙科杜琮為淮南節度使置幕中始落鹽籍文學優贍遇事無滯在翰林上思顧特異許用為相深為丞相令狐綯所忌自邠寧連移鳳翔昭

義北門三鎮皆綯緩其入相之謀也誠思有以結綯在北門求得絕色非人世所易有

盛飾朱翠專使獻綯綯一見之心動謂其子曰尤物必害人畢太厚於吾無分今以是餌吾將以吾家族也一見返之專人不敢將迴驛候誠意誠又瀝血輸啟事於綯綯終不納乃命郡吏貨之東頭醫官李玄伯上所狎昵者以錢七十萬致於家乃舍

之正堂。玄伯夫妻執賤役以事焉。踰月盡得其歡心矣。乃進於上。上一見惑之。寵冠六宮。玄伯燒伏火丹砂進之。以市恩澤。致上瘡疾。皆玄伯之罪也。懿宗即位。玄伯與山人王岳道士虞紫芝俱棄市。

大中十二年。始用左諫議大夫鄭漳。兵馬郎中李鄴。為鄆王。己下侍讀。時鄆王居十六宅。夔昭以下五王居大明宮內院。數日追制。改充夔王以下侍讀。五日一入乾符門講讀。鄆王即位後。其事遂停。

武寧軍節度使康季榮。不卹軍士。部下噪而逐之。投於嶺外。上以右金吾大將軍田牟。曾任徐州有政聲。特開延英殿召對。再命往建鎮一。於是安帖。

韋澳在翰林。極承恩遇。自京兆尹出。為河陽三城節度使。當軸者擠之也。大中十三年。魏博節度使何弘敬。就加中書令。上命宣徽南院王居方。往魏博賜麻制。假道河陽。上以薄紙手詔。澳曰。密飭裝。秋當與卿相見。戒居方曰。過河陽。以此賜澳。無令人知。居方既至。密以宸翰授澳。上七月寢疾。八月晏駕。遂中寢。

命監察御史楊戴。往浙西道。勘覆軍額。大中十二年。宣州叛將康全泰。噪逐觀察使鄭薰。朝廷用宋州刺史溫璋。問罪。時蕭寘為浙西觀察使。地與宣州接連。遂擢用武。

臣李瑑代寘特建鎮海軍節鎮撫之以張犄角之勢兵罷後謗者言瑑虛署官健名廣佔衣糧沒入私家上遂命戴往按覆軍籍無一卒虛額者戴還條奏謗者之言始不勝。

度支奏狀言漬汚足段誤書清汚上一覽異之樞密使承旨孫隱中謂上未省添成漬字及中書復入上赫怒勅添改奏者罰責有差

大中十一年正月一日上御含元殿受朝太子太師盧鈞年八十矣自樂懸之南步而及殿墀稱賀上前聲容朗緩舉朝服之至十二年元日含元受賀太子少師柳公權年亦八十矣復為百官首含元殿廷賔遠自樂懸南步至殿下力已綿憊稱賀之後上尊號聖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公權誤曰光武和孝御史彈出之罰一季俸料七十致仕舊典也公權不能克遵典禮老而受辱人多惜之

太常卿高銖決罰禮院禮生博士李愨引故事見執政以禮院雖係太常寺從來博士自專事無關白者所以太常三卿初准事博士無參集之禮今銖重罰禮生有違典故丞相以銖夙德唯唯而已銖曰吾老不能退一旦為後生所辱遂乞罷

勅鄉貢進士溫廷筠早隨計吏夙著雄名徒負不羈之才罕有適時之用放騷人於

湘浦移賈誼於長沙。尚有前席之期。未爽抽毫之思。可隨州隋縣尉舍人裴坦之詞也。廷筠字飛卿。彥博之裔孫也。詞賦詩篇冠絕一時。與李商隱齊名。時號溫李。連舉進士。竟不中第。至是謫為九品吏。進士紀唐夫嘆廷筠之冤。贈之詩曰。鳳凰詔下雖承命。鸚鵡才高却累身。人多諷誦上明主也。而廷筠反以才廢。制中自引騷人長沙之事。君子譏之。前一年商隱以鹽鐵推官死。商隱字義山。文章宏博。牋表尤著於人間。自開成二年昇進士。至上十二年。竟不升於王廷。而廷筠亦恹恹不涉第。豈以文學為極致。已靳於此。遂於祿位有所愛耶。不可得而問矣。

山南西道觀察使奏渠州犀牛見。差官押赴闕廷。既至上於便殿閱之。仍命華門外宣示百僚。上慮傷物性命。終使押還本道。復放於渠州之野。

上命左軍中尉王忠實治道。將幸華清宮。兩省供奉官拜疏極諫。上謂宰臣曰。華清宮是祖宗舊宮。又朝元閣。聖祖現真容地。朕一紀在位。未嘗瞻拜。深覺缺儀。今排比皆是軍司。不勞州縣。卿宜勉諭諫官。勿更論列。宰臣奉旨而退。召兩省官宣諭。俄而諫表再入。上謂宰臣曰。諫官疏極懇切。且言自穆宗巡幸之後。列聖未嘗出宮。居安慮危。乞留聖慮。朕聞此語。決不為遊華清之行矣。卿宜召兩省官說我此意。

十二年七月十四日三更三點退朝。惟宰臣夏侯孜獨到衙。以御史大夫李景讓為檢校吏部尚書。充劍南西川節度使。時中元休假。通事舍人無在館者。麻案既出。孜受麻畢。乃召當直中書舍人馮圖宣之。捧麻皆兩省胥吏。自此始令通事舍人林滸亦在館俟命。

上自不豫。宰輔侍臣無對見者。瘡甚。令中使往東都太僕卿裴誦宣索藥。中使往返五日。復命召醫瘡方士院生。對於寢殿。院言可療。既出。不復召矣。

上大漸。顧命內樞密使王歸長。馬公儒。宣徽上院使王居方。以夔王當壁為託。三內臣皆上素所恩信者。泣而受命。時右軍中尉王茂玄。心亦感上。左軍中尉王宗實。素不同。歸長公儒居方患之。乃矯詔出宗實為淮南監軍使。宣化門受命。將由右銀臺出馬。左軍副使邢元寶謂宗實曰。聖人不豫踰月。中尉止隔門起居。今日除改。未可辨也。請一而聖人而出。宗實始悟。却入即諸門。已踵故事。添人守捉矣。邢元寶翼導宗實。直至寢殿。上已晏駕。束頭環泣。宗實叱居方下。責以矯宣。皆捧足乞命。遣宣徽北院使齊元簡迎鄆王於藩邸即位。是為懿宗。歸長公儒居方皆誅死。籍沒其家。晁美人薨。上震悼久之。美人在上藩邸時。承恩過實。生鄆王萬壽公主焉。薨後詔翰

林學士蕭寘為志文皆列其事及夔昭已下五王居內院而鄆王獨還藩邸大中末
副位之後人間切有擬議者寘以此事言於公卿方辨立長之順鄆王嗣位後美人
追崇為皇太后太常杜宣猷獻諡曰元昭配享宣宗廟室

唐趙璘撰

因話錄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因話錄提要

唐趙璘撰凡六卷分宮商角徵羽五部體雖鄰於小說而條分縷析矩矱終存足與史傳相發明璘家世顯貴對於朝章國典夙所究心雖所記有不免失實處而舊事嫻熟迥異於數典忘祖者攬其指要固未嘗不可以資攷鏡紀曉嵐四庫全書提要推為唐人說部中之善本有以哉

因話錄卷第一

唐 員外郎趙璘撰

宮部

玄宗柳婕妤余母之叔生延王玢婕妤有學問肅宗每見王則語左右曰我與王兄

弟中更相親外家皆關中貴族柳氏乃尚書右丞範之女睦州刺史齊物之妹也柳氏

姻眷其葉貴盛而人物盡高方與公疎城公皆北史有傳睦州刺史齊物尚書右丞之子右丞諱範國史有傳少而俊逸風格精異能為江南折桂書生詠調精絕見

媚於時自周隋已後家富於財嘗因調集至京師有名器嬌陳者姿藝俱美為士子所奔走睦州君蒞之悅焉嬌陳曰第中有錦帳三十重奉事終身蓋將以斯言戲

之耳翌日遂如數載席帳以行嬌陳大驚且賞其奇特竟如約入柳氏之家執僕媵之禮為中表所推玄宗在人間常聞嬌陳名訪之及召入宮涕泣稱痛疾且老上知

其不可強也許其歸因語曰我聞柳家多賢子女可以稱內職者可言之嬌陳以睦州君女弟對遂納之立婕妤生延王及一公主焉睦州君閨門士行為官政績載於

家傳此偶因嬌陳事書之

肅宗在春宮嘗與諸王從玄宗詣太清宮有龍見于殿之東梁玄宗目之顧問諸王

有所見乎皆曰無之問太子太子俛而未對上問頭在何處曰在東上撫之曰真我

兒也

安祿山入觀肅宗屢言其不臣之狀玄宗無言一日召太子諸王擊毬太子潛欲以

鞍馬傷之。密謂太子曰：吾非不疑，但此胡無尾。汝姑置之。

政和公主，肅宗第三女也。降柳潭。肅宗宴于宮中，女優有弄假官戲，其綠衣秉簡者，謂之叅軍樁。天寶末，蕃將阿布思伏法，其妻配掖庭，善為優，因使隸樂工。是日遂為假官之長，所為樁者。上及侍宴者笑樂，公主獨俛首頰眉不視。上問其故，公主遂諫曰：禁中侍女不少，何必須得此人。使阿布思，真逆人也。其妻亦同刑人，不合近至尊之座。若果冤橫，又豈忍使其妻與羣優雜處為笑謔之具哉？妾雖至愚，深以為不可。上亦憫惻，遂罷戲而免阿布思之妻。由是賢重公主。公主，即柳

代宗獨孤妃薨，贈貞懿皇后，將葬。尚父汾陽王在邠州，以其子尚主之故，欲致祭，遍問諸從事，皆云自古無人臣祭皇后之儀。汾陽曰：此事須得柳侍御裁之。時予外伯祖殿中侍御史。諱若，字伯存。掌汾陽書記，奉使在京，即以書急召之。既至，汾陽迎笑曰：有

切事須藉侍御為之。遂說祭事。殿中君初亦對如諸人，既而曰：禮緣人情，令公勲德不同常人，且又為國姻戚，自令公始，亦謂得宜。汾陽曰：正合子儀本意。殿中君草祭文，其官銜之首稱駙馬都尉郭曖父，其中叙特恩許致祭之意，辭簡禮備。汾陽覽之大喜，其文列于左。

維某年月日。駙馬都尉郭曖父關內河東副元帥司徒兼中書令汾陽郡王臣子儀謹遣上都進奏院官傅濤敢昭告于貞懿皇后行宮。伏惟德曜坤靈。明齊月魄。母儀萬國。化洽六宮。光輔聖人。贊成陰教。載榮史策。式播謳謨。奄達聖日。上仙靈界。遐通痛憤。宮闈哀慕。臣幸忝諸親。男尚貴主。天人之美。鞠育所鍾。姻戚光榮。宗族咸戴。今園陵禮備。祖載及期。臣限守方鎮。不獲陪侍行宮。瞻望靈駕。不勝摧慕。伏荷皇恩。眷以國戚。許申祭禮。超越等夷。古今所絕。獨開聖造。無任惶恐。銘戴之至。謹獻牲牢。庶羞之真。尚饗。

代宗以郭尚父勲高。兼連姻帝室。常呼為大臣而不名。每中使內人往來。必詢其門內休戚。尚父二愛姬。或云南陽夫人及李夫人。當競寵爭長。互論其公私佐助之功。忿媚不相面。尚父不能禁。上知之。賜金帛。及簪鏤。命宮人載酒以和之。方飲。令選人歌以送酒。一姬怒未解。歌未發。遽引滿置觴於席前。曰酒盡不須歌。

郭曖嘗與昇平公主。琴瑟不調。曖罵公主。倚乃父為天子耶。我父嫌天子不作。賢詞

所呼不

言父。公主恚啼。奔車奏之上。曰汝不知他父實嫌天子不作。使不嫌。社稷豈汝家

有也。因泣下。但命公主還。尚父拘曖。自詣朝堂待罪。上召而慰之。曰諺云不疑不龔。

不作阿家阿翁。小兒女子閨幃之言。大臣安用聽錫賚以遣之。尚父杖履數十而已。德宗初嗣位。深尚禮法。諒闇中。召韓王食馬齒羹。不設鹽酪。皇姨有寡居者。持節入宮。粧飾稍過。上見之。極不悅。異日如禮。乃加敬焉。

德宗初登勤政樓外。無知者。望見一人。衣綠乘驢戴帽。至樓下。仰視久之。俛而東去。上立遣宣示京尹。令以物色求之。尹召萬年捕賊官李鎔。使促求訪。李尉佇立思之。曰。必得。及出。召幹事所。由於春明門外數里內。應有諸司舊職事伎藝人。悉搜羅之。而綠衣者果在其中。詰之。對曰。某天寶教坊樂工也。上皇時數登此。每來。鷓必集樓上。號隨駕老鷓。某自罷居城外。更不復見。今群鷓盛集。又覺景象宛如昔時。心知聖人在上。悲喜且欲泣下。以此奏聞。勅盡收此輩。却係教坊。李尉亦為京尹所擢用。後至郡守。

德宗嘗暮秋獵于苑中。是日天色微寒。上謂近臣曰。九月衣袷。二月衣袍。與時候不相稱。欲遞遷一月如何。左右皆拜謝。翌日命翰林議之。而後下詔。李趙公吉甫時為承旨。以聖人能上順天時。下盡物理。表請宣示萬方。編之於令。李相程初為學士。獨不署名。具狀奏曰。臣謹按月令。十月始裘。月令是玄宗皇帝制定。不可改易。上乃止。

由是與吉甫不協

德宗躬親庶政。中外除授無不留神。余伯父自監察裏行浙東觀察判官。特授高陵縣令。裴尚書武亦自鄜坊監察宰櫟陽。二人同制。後數日。因遊苑中。有執役者。上問何處人。云是高陵百姓。上曰。汝是高陵人也。我近為汝揀得一好長官。知否。伯父諱

三年進士及第。當年制策登科。

憲宗初。徵柳宗元。劉禹錫至京。俄而以柳為柳州刺史。劉為播州刺史。柳以劉須侍親。播州最為惡處。請以柳州換。上不許。宰相對曰。禹錫有老親。上曰。但要與惡郡。豈繫母在。裴晉公進曰。陛下方侍太后。不合發此言。上有愧色。既而語左右曰。裴度終愛我切。劉遂改授連州。

憲宗知權文公甚真。後權長孺知鹽鐵福建院。贓污盈積。有司以具獄奏。上曰。必致極法。崔相羣救之。云是德與族子。上曰。德與必不合。有子弟犯贓。若德與在。自犯贓。朕且不赦。况其宗從也。及知其母年高。力免死。杖一百。長流康州。

文宗將有事南郊。祀前本司進相撲人。上曰。我方清齋。豈合觀此事。左右曰。舊例皆有。已在門外祇候。上曰。此應是要賞物。可向外撲了。即與賞物令去。又嘗觀鬪雞。優

人稱歎大好雞。上曰：雞既好，便賜汝。

文宗賜翰林學士章服，續有待詔，欲先賜本司者，以名上。上曰：賜君子，小人不同日。且待別日。

文宗欲以韋宣州溫為翰林學士，韋以先父遺命懇辭。上後謂次對官曰：韋溫朕每欲用之，皆辭訴。又安用韋溫聲色俱厲？戶部崔侍郎蠡進曰：韋溫稟其父遺命耳。上曰：溫父不令其子在翰林，是亂命也。豈謂之理乎？崔曰：凡人子能遵理命，已是至孝。況能稟亂命而不改者，此則尤可嘉之。陛下不可怪也。上曰：然乃止。

文宗時有正塔僧，履險若平，換塔杪一柱，傾都奔走，皆以為神。上聞之曰：此塔固由人工所成，當時匠者豈亦有神沙門？後果以妖妄伏法。

文宗對翰林諸學士，因論前代文章，裴舍人素數道陳拾遺名，柳舍人璟目之。裴不覺，上顧柳曰：他字伯玉，亦應呼陳伯玉。

武宗時，李崖州嘗面奏處士王龜志業堪為諫官。上曰：龜是誰子？對曰：王起之子。曰：凡言處士者，當是山野之人。王龜父大儂，安得居山野？不自合有官。李無以對。又將賜杜悰之子無逸衣，所司條列數目，其衫色未奉進。旨上久之，言曰：我不可賜其白。

祔年小未有官。又難假其服色。但賜青衣。無祔可也。

宣宗朝。兩省官對。上曰。卿等皆朕諍臣。切須各務公道。但無私黨。所論事。必與卿行。

若苟近私。雖直無益。時予任補闕在外。

大中七年冬。詔來年正月一日。御含元殿受朝賀。璘時為左補闕。請權御宣政殿。疏

伏以新正大慶。萬國來朝。華夷願覩。威儀士庶。固當胥悅。但竊聞闕輔之內。類歲不

登。自冬以來。降雪極少。尚須祈禱。方軫聖慈。伏見去歲之初。權御宣政。從宜之制。出

自宸衷。事簡禮全。人心為便。伏乞且推此例。停御含元。待至豐年。却依舊典。所疏奏

冀觴稱萬壽。不愆元會之期。禮酌一時。益表聖明之美。臣官忝諫列。合陳管見。疏奏

之明日。聞上謂宰臣曰。有諫官疏來年御含元殿事。如何。莫須罷否。宰臣魏公謩奏

曰。元年大慶。正殿稱賀。亦是常儀。况當無事之時。陛下肆觀百辟。朝廷盛禮。不可廢

闕。上曰。近華州奏光化賊劫下。以下缺

因話錄卷第一終

因話錄卷第二

商部商為臣凡自王公至
有秩已上皆入此部

郭汾陽在汾州嘗奏一州縣官而勅不下判官張曇言於同列以令公勲德而請一吏致阻是宰相之不知體甚也汾陽王聞之謂察屬曰自艱難以來朝廷姑息方鎮武臣求無不得以是方鎮跋扈使朝廷疑之以致如此今子儀奏一屬官不下不過是所請不當聖意上思親厚不以武臣待子儀諸公可以見賀矣聞者服其公忠焉王在河中禁無故走馬犯者死南陽夫人乳母之子抵禁都虞候杖殺諸子泣告於王言虞候縱橫之狀王叱而遣之明日對賓僚吁歎者數四衆皆不曉徐問之王曰某之諸子皆奴材也遂告以故曰伊不賞父之都虞候而惜母之阿妳兒非奴材而何

余外伯祖殿中侍御史柳君

諱若字伯存

掌汾陽書記時有高堂之慶王每因軍中大讌常

戒左右曰柳侍御太夫人就棚可先告及趙夫人板輿至

君外族趙氏事具家傳

王降階與僚

屬等立俟到棚而退嘗謂柳君曰子儀早親戎事不盡奉養而孤今日幸忝重寄恩寵踰分雖為貴盛實無侍御之榮因嗚咽不勝又曰若太夫人許降顧子儀之家使

南陽夫人已下執爨。子儀自捧饌具。供養足矣。而趙夫人以清素自居。終不一往。司徒鄭真公。每在方鎮。崇樹公家。陳設器用。無不精備。至於宴犒之事。未嘗刻薄。而居常奉身。過於儉素。中外婚嫁。無日無之。凡是禮物。皆經神慮。公與其宗叔太子太傅綱。俱住招國太傅第。在南。出自南祖。司徒第在北。出自北祖。時人謂之南鄭相。北

鄭相。司徒堂兄文憲公。前後相德宗。亦謂之大鄭相。小鄭相焉。其後門內居台席者多矣

韓僕射臯。為京兆尹。韋相貫之。以畿尉趨事。及韋公入相。僕射為吏部尚書。每至中書。韋常異禮。以伸故吏之敬。又僕射為尹。時久旱祈雨。縣官讀祝文。一心記公之家諱。及稱官銜畢。而誤呼先相公名。公但慘然。因命重讀。亦不之罪。在夏口嘗病小瘡。令醫傅膏藥。藥不濡。公問之。醫云。天寒膏硬。公笑曰。韓臯實是硬。竟不以為事。得大賢體矣。初公自貶所。量移錢唐。與李庶人不協。後公在鄂州。錡夢萬歲樓上挂冰。因自解曰。冰者寒也。樓者高也。豈韓臯來代我乎。意甚惡之。其後公果移鎮浙右焉。自黃門以來三世傳。一笏。經祖父所執。未嘗輕授於僕人之手。歸則躬置于卧內。一榻。以示敬慎。

族祖天水昭公。以舊相為吏部侍郎。考前進士杜元穎。宏詞登科。鎮南又奏為從事。

杜公入相。昭公復掌選。至杜出鎮西川。奏宋相申錫為從事數年。杜以南蠻入寇。貶刺循州。遂卒。宋以宰相被誣。謫佐開州。又數年。昭公始薨。公凡八任銓衡。三領節鎮。皆帶府號。為尚書。惟不歷工部。其兵吏太常皆再往。年八十七薨。其間未嘗遇重疾。異數壽考。為中朝之首焉。

僕射柳元公家行。為士林儀表。居大官。奉繼親薛太夫人。盡孝敬之道。凡事不異布衣時。薛夫人左右僕使。至有連小字呼公者。性嚴重。居外下輦。常惕懼。在薛夫人之側。未嘗以毅顏待家人。恂恂如小子弟。敦睦內外。當世無比。宗族窮苦無告。因公而存立優泰者。不知其數。在方鎮。子弟有事他適。所經境內。人不知之。族子應規。為水部員外郎。求公為市宅。公不與。潛語所親曰。柳應規以儒素進身。始入省。便坐新宅。殊不若且稅居之為善也。及水部歿。公撫視孤幼。恩意加厚。特為置居處。諸子皆與身名。族孫立疾病。以兒女託公。及廉察夏口。嫁其孤女。雖箱篋刀尺微物。悉手自閱視。以付之。公出自清河崔氏。繼外族薛氏。前後與舅能從同。時領方鎮。居省闈。又與繼舅革。同時為觀察使。妻父韓僕射。同時居大僚。未嘗敢以爵位自高。減卑下之敬。其行已如此。

權文公德與身不由科第。掌貢舉三年。門下所出諸生。相繼為公相。得人之盛。時論居多。

趙郡李氏三祖之後。元和初。同時各一人為相。蕃南祖吉甫。西祖絳。東祖而皆第三。至太和開成間。又各一人前後在相位。德裕吉甫之子。固言蕃再從弟。皆第九。珏亦絳之近從。諸族罕有。

李尚書益有宗人庶子同名。俱出於姑城公。時人謂尚書為文章。李益庶子為門戶。李益而尚書亦兼門地。馬嘗姻族間有禮會。尚書歸笑謂家人曰。大堪笑。今日局席兩箇坐頭。總是李益。

大僚睦親敦舊者。前輩有司徒鄭公。中間有楊詹事馬柳卿元公。近日李相國武都公宗閔士大夫間罕儔。

裴尚書武奉寡嫂。撫甥姪。為中表所稱。尚書卒後。工部夫人崔氏語其仁。輒流涕。工部名佖。有清德。武之長兄也。兄弟皆為八座。自丞相耀卿至工部子泰章。四世入南。北省羣從居顯列者。不可勝書。泰章後亦為尚書。

靖安李少師。雖居貴位。不以威重隔物。與賓僚飲宴譚笑。曲盡布衣之歡。不記過失。

善飲酒。暑月臨水。以荷為杯。滿酌密饜。持近人口。以筋刺之。不盡則重飲。燕散有人言。昨飲大歡者。公曰。今日言歡。則明前之不歡。無論好惡。一不得言。段相文昌。性介狹。燕席賓客。有眉睫之失。必致恠訝。在西川。有進士薛太白。飲酒稱名太多。明日遂不復名。元和已未。宰相有兩李。少師。故以所居別之。永寧少師。固言。性狷急。為士大夫所非。靖安少師。事具國史。

李太師逢吉。知貢舉。榜成未放。而入相。禮部王尚書播。代放榜。及第人。就中書見座主。時謂好腳跡門生。前世未有。

劉桂州栖楚。為京兆尹。號令嚴明。誅罰不避權勢。先是京城惡少。屠沽商販。多繫名諸軍。不遵府縣法令。以凌衣冠。奪貧弱為事。有罪。即逃入軍中。無由追捕。劉公為尹。一皆窮治。至有匿軍中名目。自稱百姓者。自朔內坊市。姦偷宿猾。懾氣屏跡。余嘗與友生入市。市內有一軍人。乘醉誤喫友生驢。過旁諸少年。噪曰。癡男子死日到。敢近衣冠耶。人人似頭上各有一劉尹。慄慄惴懼。不敢為非。而與屬吏言。未曾傷氣。不吃責。一官人常謂府縣僚曰。諸公各有自了本分公事。晴天美景。任恣意遊賞。勿致拘束。

李司徒沂公。鎮宣武。戎事之際。以琴書為娛。自造琴。聚新舊桐材。扣之。合律者。則裁

而膠綴不中者棄之。故所蓄二琴殊絕。所謂響泉韻磬者也。性不喜琴兼箏聲。惟二寵妓曰秀奴七七。皆聰慧善琴。兼箏與歌。時令奏之。自撰琴譜。兵部員外郎約。沂公之子也。以近屬宰相子。而雅度玄機。蕭蕭冲遠。德行既優。又有山林之致。琴道酒德。詩調皆高絕。一生不近粉黛。性喜接引人物。不好俗譚。晨起草草裹頭。對客感谷。便過一日。多蓄古器。在湖州嘗得古鐵一片。擊之清越。又養一猿。名山公嘗以之隨逐。月夜泛江。登金山。擊鐵鼓。琴猿必嘯和。傾壺達旦。不俟外賓。與璘先君同在浙西使府。居處相接。慕先君家行。及詩韻。契分最深。伯父高陵府君夫人韋氏。即兵部之姨妹也。余雖不及見。每聞長屬說其風格容儀。真神仙也。又傳聞沂公徐夫人。雖生二子。中年於徐夫人。琴瑟小乖。及兵部在懷之後。情好加重。夫人情性益善於初。既得君於諸子之中。寶愛懸隔。天人降謫。信不誣矣。在官所得俸祿。付與從子。一不問數。惟給奉崔氏元氏二孀姨。事事禮厚。元氏夫人有操行。祭酒弘農公既為傳。此不復書。君初至金陵。於府主庶人錡坐。屢讚招隱寺標致。一日庶人燕于寺中。明日謂君曰。十郎嘗誇招隱寺。昨遊宴細看。何殊州中。君笑曰。某所賞者。疎野耳。若遠山將翠幕。遮古松用綵物裹。腥羶浣鹿培泉。音樂亂山鳥聲。此則實不如在叔父大廳也。庶人

至不限甌數。竟日執持茶器不倦。曾奉使行至陝州。破石縣泉。愛渠水清流。旬日忘發。

張弘靖三世掌書命。在台座前代未有。楊巨源贈公詩云。伊陟無間祖。韋賢不到孫。時稱其能與張家說家門。巨源在元和中。詩韻不為新語。體律務實。功夫頗深。自旦至暮吟咏不輟。巨源年老。頭數搖。人言吟詩多致得。

裴晉公為門下侍郎。過吏部選人官。謂同過給事中曰。吾徒僥倖至多。此輩優與一資半級。何足問也。一皆注定。未曾限量。公不信術數。不好服食。每語人曰。雞豬魚蒜。逢著則喫。生老病死。時至則行。其器抱弘達皆此類。

沈吏部傅師。性不流不矯。待物以和。觀察三方。皆脂膏之地。去鎮無餘蓄。京城居處隘陋。不加一椽。所辟賓僚。無非名士。身沒之後。家至貧苦。二子繼業。竝致時名。又以報施不妄。公先君禮部員外郎既濟。撰建中實錄。體裁精簡。雖宋韓范裴亦不能過。自此之後。無有比者。公繼世為史官。及出鎮湖南江西。奉詔在鎮修憲宗實錄。當時榮之。

登敦儒事親以孝聞。親心緒不理。每鞭人見血。則一日悅暢。敦儒嘗斂衣受杖。曾不變容。憲宗朝。旌表門閭。又趙郡李公道樞先夫人盧氏。性嚴事。亦類此。公名聞已光。又在班列。往往賓客至門。值公方受杖責。

柳元公初拜京兆尹。將赴府。上有神策軍小將。乘馬不避公於街中杖殺之。及因對。敕憲宗正色詰公專殺之狀。公曰。京兆尹天下取則之地。臣初受陛下獎擢。軍中偏裨。躍馬衝過。此乃輕陛下典法。不獨侮臣。臣杖無禮之人。不打神策軍將。上曰。卿何不奏。公曰。臣只合決不合奏。上曰。既死合是何人奏。公曰。在街中。本街使金吾將軍奏。若在坊內。則左右巡使奏。上乃止。

因話錄卷第三

高部下

韓文公與孟東野友善。韓公文至高。孟長於五言。時號孟詩韓筆。元和中。後進師匠。韓公文體大變。又柳州宗元。李尚書翱。皇甫郎中湜。馮詹事定。祭酒楊公。余座主。李公皆以高文為諸生所宗。而韓柳皇甫李公皆以引接後學為務。楊公尤深於獎善。遇得一句。終日在口。人以為癖。終不易初心。長慶以來。李封州甘。為文至精。獎掖公心。亦類數公。甘出於李相國武都公門下。時以為得人。惜其命運湮厄。不得在掄鑒之地。又元和以來。詞翰兼奇者。有柳州宗元。劉尚書禹錫。及楊公。劉楊二人。詞翰之外。別精篇什。又張司業籍。善歌行。李賀能為新樂府。當時言歌篇者。宗此二人。李相國程。王僕射起。白少傅居易兄弟。張舍人仲素。為場中詞賦之最。言程式者。宗此五人。伯仲昆弟。以史筆繼業。家藏書最多者。蘇少常景胤。堂弟尚書滄。諸家無比。而皆以清標雅範。為後來所重。少卿登第。與堂兄特竝時。亦士林之美。廣平程子齊。昔範未舉進士日。著程子中。暮三卷。韓文公一見。大稱歎。及赴舉。言於主司曰。程昔範不合在諸生之下。當時下第。大振屈聲。庾尚書承宣知貢舉。程始登

第以試正字從事涇原軍。李太師逢吉在相位見其書特薦拜左拾遺。竟因李公之累湮厄而沒其立身貞苦能清譚樂善士多附之惜其位不至耳。與堂舅李信州虞相知最深交契至厚。有裴公夷直皆士林之望也。

胡尚書澄河中人。太傅天水昭公鎮河中尚書建節赴振武備桑梓禮入謁持刺稱百姓獻昭公詩云詩書入京國旌旆過鄉關。州里榮之余宗姪。櫓應進士時著鄉籍一篇大誇河東人物之盛皆實錄也。同鄉中趙氏軒冕文儒最著曾祖父祖父世掌綸誥。櫓昆第五人進士及第皆歷臺省。盧少傅弘宣盧尚書簡辭弘正簡求皆其姪子也。時稱趙家出外家敬氏先世亦出自河中人物名望皆謂至盛。櫓著鄉籍載之楊僕射於陵在考功時與李師穆及第。至其子相國嗣復知舉門生集候僕射而李公在座時人謂之楊家上下門生。代有姑之婿與姪之婿謂之上下同門蓋以此況也

李相公石是庾尚書承宣門生不數年李任魏博軍因奏事特賜紫而庾尚衣緋人謂李侍御將紫底緋上座主。

李相國武都公知貢舉門生多清秀俊茂唐冲薛庠袁都輩時謂之玉筍。

元和中柳柳州書後生多師倣就中尤長於草草為時所寶。湘湖以南童稚悉學其

書頗有能者。長慶已來，柳尚書公權又以博聞強識，工書不離近侍。柳氏言書者，近世有此二人。尚書與族孫璟開成中同在翰林。時稱大柳舍人、小柳舍人。自祖父郎中芳以來，奕世以文學居清列。舍人在名場淹屈，及擢第，首冠諸生。當年宏詞登高科，十餘年便掌綸誥。侍翰苑，性喜汲引後進，出其門者，名流大僚至多，以誠明待物，不妄然諾。士益附之。記錄此書後二年，柳公方知舉。

開成三年，余忝列第。考官刑部員外郎純于公，崔相國羣門生也。公及第日，於相國新昌宅小廳中，集見座主，及為考官之前。假舍於相國故第，亦於此廳見門生焉。是年科目八人，六人繼昇朝序，鄙人蹇薄，晚方通籍，勅頭孫河南穀先於鴈門公為丞。

公後自中書舍人觀察江西，又歷工部侍郎，節制南海，累贈封鴈門公。

裴晉公平淮西後，憲宗賜玉帶一條。公臨薨，却進使門人作表，皆不如意。公令子弟執筆，口占狀曰：內府之珍，先朝所賜，既不敢將歸地下，又不合留向人間。謹却封進。聞者歎其簡切而不亂。

晉公貞元中，作鑄劍戟為農器賦，其首云：皇帝之嗣位三十載，寰海鏡清，方隅砥平。驅域中盡歸力穡，示天下不復用兵。憲宗平蕩宿寇，數致太平。正當元和十三年而

晉公以文儒作相。竟立殊勲。為章武佐命。觀其辭賦。氣概豈得無異日之事乎。進士李為作淚賦。及輕薄暗小四賦。李賀作樂府。多屬意花草蜂蝶之間。二子竟不遠大文字之作。可以定相命之優劣矣。

相國令狐公楚。自河陽徵入。至閩鄉。暴風有裨將飼官馬。在逆旅屋毀。馬斃。到京。公旋大拜。時魏義通以檢校常侍代鎮三城。裨將當還。緣馬死懼帥之責。以狀請一字為押。公覆筆判曰。廐焚魯國。先師惟恐傷人。屋倒閩鄉。常侍宜問馬。

新野庾倬。貞元初為河南府兵曹。有寡姊在家。時洛中物價翔貴。難致口腹。庾常於公堂輟已饌以餉其姊。始言所愛小男以餉之。同官初甚鄙笑。後知之。咸嘉歎。倬生簡休。

滎陽鄭還古。少有俊才。嗜學。而天性孝友。初家清齊間。遇李師道。漸阻王命。扶持老親歸洛。與其弟自舁肩輦。晨暮奔迫。兩肩皆瘡。妻柳氏僕射元公之女也。婦道克備。弟齊古好博戲賭錢。還古希藏中物。雖妻之貲。玩恣其所用。齊古得之輒盡。還古每出行。必封管鑰。付家人曰。留待二十九郎償博。勿使別為債息。為惡人所陷。誤也。弟感其意。為之稍節。有堂弟浪跡。好吹簫。築投許昌軍。為健兒。還古使使召之。自與洗

沐同榻而寢。因致書所知之為方鎮者。求補他職。姻族以此重之。而竟以剛躁喜持論。不容於時。惜也。

劉司徒玄佐滑州匡城人。嘗出師。經其本縣。欲申桑梓之禮於令。令堅辭不敢當。玄佐歎恨久之。先是陳金帛數篋。將遺邑僚。以其愚懦而止。玄佐貴為相。其母月織絹一疋。以示不忘本。每觀玄佐視事。見邑令走階下。退必語玄佐。吾向見長官白事卑敬。不覺恐悚。思乃父為吏本縣時。常畏長官汗慄。今爾當廳據案待之。其何安焉。因喻以朝廷恩寄之重。須務捐軀。故玄佐始終不失臣節。是時鄉里姻舊。以地近多投之。司徒不欲以私。擢居將校之列。又難置於賤卒。盡署為將判官。此職例假緋衫銀魚袋。外示榮之。實處散冗。其類漸眾。久之有獻啟訴於公者。其一聯云。覆盆子落地。變作赤烘羊羔兒。作聲盡是沒益公。覽之而笑。各改署他職。

太子陸文學鴻漸。名羽。其先不知何許人。竟陵龍蓋寺僧。姓陸。於堤上得一初生兒。收育之。遂以陸為氏。及長。聰俊多能。學贍辭逸。詠諧縱辯。蓋東方曼倩之儔。與余外祖戶曹府君外族柳氏。外祖洪府戶曹諱滄。字中虜。別有傳。交契深至。外祖有牋事狀。陸君所撰。性嗜茶。始

創煎茶法。至今鬻茶之家。陶為其像。置於場器之間。云宜茶足利。余幼年尚記識一

復州老僧。是陸僧弟子。常諷其歌云。不羨黃金罍。不羨白玉杯。不羨朝入省。不羨暮入臺。千羨萬羨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來。又有追感陸僧詩至多。

崔吏部樞夫人。太尉西平王女也。西平生日。中堂大宴。方食。有小婢附崔氏婦。耳語久之。崔氏婦頷之而去。有頃復至。王問曰。何事。女對曰。大家昨夜小不安。適使人往候。王擲筋怒曰。我不幸有此女。大奇事。汝為人婦。豈有阿家體候不安。不檢校湯藥。而與父作生日。吾有此女。何用作生日為。遽遣走。檐子歸。身亦續至。崔氏家問疾。且拜謝教訓。子女不至。姻族聞之。無不愧歎。故李夫人婦德克備。治家整肅。貴賤皆不許時世粧梳。勲臣之家。特數西平禮法。

裴澥為陝府錄事參軍。李汧公勉除長使。克觀察。始至官。屬吏謁訖。令別召裴錄事。坐與之語。面約云。少頃有燕。便請隨判官同赴。及燕。凡三召不至。公極怒。明晨召澥讓之曰。某忝公之官長。以素聞公名。兼朝中親友。話公美事。思接從容。故超禮分。面約赴燕。遂累召不來。何相忽之甚也。澥正色言曰。中丞細思之。未知誰失。必也正名。各司其局。古人所守。某敢忘之。中丞使府。自有賓僚。某走吏也。安得同之。汧公曰。老夫過矣。請吾子歸所止。澥既退。汧公遽命駕訪之。拜請置在賓席。澥之子充為太常。

寺太祝年甚少。時京司書考官之清高者。例得上考。克之同儕。以例皆止中。考訴於卿長。曰：此舊例也。克曰：奉常職重地高。不同他寺。大卿在具瞻之地。作事當出於人。本設考課為獎勤勞。則書豈繫於官秩。若一一以官高下為優劣。則卿合書上。上考少。卿合上中。考。丞合中上。考。主簿合中。考。協律合下。考。某等合喫杖矣。卿笑且慚。遂特書上考。解後累遷同州刺史。所在有能名。克至湖州刺史。

崔相國羣為華州刺史。鄭縣陸鎮。以名與崔公近。諱音同。請假。崔視事後。遍問官屬。惟鎮不在列。左右以迴避對。公曰：縣尉。旨授官也。不可以刺史私避。而使之罷不治事。召之令出。鎮因陳牒請權改名。瑱。公判准狀。仍戒之曰：公庭可以從權。簿書則當仍舊。臺省中無陸瑱名也。其知此體如此。

柳元公善張尚書正甫。元公之子仲郢嘗遇張於途。去蓋下馬而拜。張止之不獲。他日張言於元公曰：壽郎則小僕射相逢。其謙太過。元公作色不應。久之張起去。元公謂客曰：張正甫與公綽往還。欲使兒於街中騎馬衝公綽耶。此人亦不足與語。張聞之拜謝。元公為四川從事。嘗納一姬同院知之。或微出其妓者。言之數四。元公曰：士有一妻一妾。以主中饋。備灑掃。公綽買妾。非妓也。

范陽盧仲元家于壽之安豐其妻清河崔氏率更令謙姪女也崔氏兄即有薄田百畝在洛城之東守道力田以自給未嘗干人常躬耕得金一瓶計百兩不言於人密埋于居室內臨終其妻李氏以家貧子幼身後凍餒為憂崔屏人語妻以埋金之事指其記處戒云慎勿言於人他日盧郎中來可告也未幾盧赴調經洛中弔崔氏之孤訖李使婢傳語曰新婦有哀迫之事須面見姑夫盧許之既見乃述亡夫之意盧悲泣久之曰惟嫂之命李氏仍密遣所使之謹厚者持金付之盧遂罷選持金鬻於揚州時遇金貴兩獲八千復市南貨入洛為崔孤置田宅兼為剖分家事既畢而歸踰年方選竟未嘗言於人惟密親有知者盧君生既字子嚴清望重器為世名臣信陰德之報也

有讀蕭氏集問功曹是誰子孫及有後否余應之曰梁高祖武皇帝父諱順之齊書有傳武帝受禪武尊文帝文帝第三子恢封鄱陽王薨謚忠烈恢生宜豐侯循循生唐太子太保造造生武威大將軍夙夙生雅州都督善義善義生左衛錄事參軍元恭元恭生密縣主簿昊昊生楊府功曹諱顯士字茂挺門人謚曰文元先生先生一子存字伯誠為金部員外郎諒真有功曹之風時裴延齡為戶部尚書恃恩恣任與張

滂不叶。金部惡延齡之為人。棄官歸廬山。以山水自娛。識者甚高之。終于檢校倉部郎中。生三子。皆無祿。早世。無後。惟次于東從事邑南。有二子。今皆流落江湖。假吏州縣。功曹以其子妻門人柳君諱澹。字中庸。即余之外王父也。韓文公少時常受蕭金部知賞。及自袁州入為國子祭酒。途經江州。因遊廬山。過金部山居。訪知諸子凋謝。惟二女在。因賦詩曰。中郎有女能傳業。伯道無兒可主家。今日匡山過舊隱。空將衰淚對烟霞。留百練以拯之。或傳功曹為李林甫所害。時在禪制中。謁見林甫。薄之。不復用。蕭遂作伐櫻桃樹賦以刺。此蓋不與者所誣也。功曹孝愛著於士林。李吏部華稱其冒難墓親。豈有越禮之事。此事且下蕭公數等者。不為余嘗聞外族長老說。林甫聞功曹名。欲見之。知在艱棘。後聞禪制已畢。令功曹所厚之人導意。請於蕭君所居側僧舍一見。遂許之。林甫出中書至寺。自以宰輔之尊。意謂功曹便於下馬處趨見。功曹乃於門內哭以待之。林甫不得已前。由此怒其恃才。敢與宰相敵禮。竟不問。後余見今丞相崔公鉉。說正同。崔公外祖母柳夫人。亦余族姨。即李北海之外孫也。柳夫人聰明強記。且得於其外族。可為寶錄。

余座主隴西公為臺丞。奏今孔尚書溫丞相徐公商為監察。及孔為中丞。隴西公淹

恤在外多年。除宗正少卿歸朝。而孔徐二公竝時為丞相。每讌集時。人以為盛事。亦
可太息於宦途也。

唐尚書特。太和六年。尉渭南為京兆府。試進士官。杜丞相悰時為京兆尹。將託親知

間等第。時重十人為等第。召公從容兼命茶酒。及語舉人。則趨而下階。俯伏不對。杜公竟不

敢言而止。是年上等內近三十餘人。數年內皆及第。無缺落者。前後莫比。時余偶在等第之選

權寔子範為殿中侍御史知巡。有小吏從市求取者。事發。管脣十數。他日復有如此

者。白於臺長。杖背十五。同列疑其罪同。罰異。權對曰。前吏所取者。名屬左軍。臺之威

令不振久矣。百司尚有不稟奉者。况憑禁軍之勢耶。彼受賄於此。臺且是知抑豪強

可以末減。後吏則挾臺之威。恐嚇百姓。杖背全命。猶為至輕。

張傑夫前自襄州從事。至京。先到臺中。三院多張之親友。為求馬價。同列有或努或

嗷。而不署文字者。權獨先署。謂眾曰。某向不與張君熟。且聞其在窮喪。馬正當求祿

求知之際。不可使徒行。且一緡何足為輕重。若使小生薦所不知之人。實不從眾署

狀。

刑部郎中元沛妻劉氏。全白之妹。賢而有文學。著女儀一篇。亦曰直訓。夫人既寡居

奉玄元之教受道籙於吳筠先生。精苦壽考。長子固。早有名。官歷省郎刺中。國子司業。次子察。進士及第。累佐使府。後高卧廬山。察之長子澹。好道不仕。次子充。進士及第。亦尚靈玄矣。

因話錄卷第三終

因話錄卷第四

角部角為人凡不仕者皆入此部

元和初。商嶽道士田良逸。將舍弘。皆道業絕高。遠近欽敬。時號田蔣。田以虛無為心。和煦待物。不事浮飾。而天格清峻。人見者褊慙盡去。呂侍郎渭。楊侍郎憑。相繼廉問。湖南。皆北面師事。潭州大旱。祈禱不獲。或請邀致先生。楊公曰。田先生豈為人祈雨者耶。不得已迎之。先生蓬髮弊衣。欣然就輦。到郡亦終無言。即日降雨。所居嶽觀內。建黃籙壇場。法具已陳。而天陰晦。弟子請先生祈晴。先生亦無言。岸幘垂髮而坐。及行齋。左右代整冠履。扶而昇壇。天即開霽。嘗有村姥。持一碧絹襦。來奉先生。先生對眾便著之。在坐者竊笑。先生不以介意。楊公嘗迎先生至潭州。先生方洗足。使到乘小舟便行。侍者以履襪追及于衙門。先生即于門外坐。輒偕著襪。旁若無人。楊再拜。亦不止之。喜飲酒。而言不及吉凶是非。及楊自京尹謫臨賀尉。使使候先生。兼遺銀器。先生受之。便悉付門人作法。會使還。先生曰。報汝阿本郎。不久即歸。勿憂也。未幾。楊果移杭州。長吏良逸。未嘗于人。人至亦不逆。不記人官位姓名。第與呂渭分最深。後郎中呂溫刺衡州。因來候之。左右先告。以使君。是侍郎之子。及溫入。下牀撫其背。

曰爾是呂渭兒子耶。溫泣然降階。田亦不止。其真樸如此。良逸母為喜。王寺尼。尼眾皆呼先生為小師。嘗日負薪兩束奉母。或有故不及往。即弟子代送之。或傳寺尼晨起見一虎在田媪門外。走以告媪。曰此應是小師。使送柴來不足畏也。蔣君混元之氣雖不及田。而修持趣尚亦相類。兄事於田。號為莫逆。蔣始善符術。自晦其道。人莫知之。後居九貞觀。曾命弟子至縣市齋物。不及期還。語其故云。於山口見一猛獸。當路良久不去。以故遲滯。蔣曰。我在此庇伊已多時。何敢如此。即以一符置所見處。明日獸踣符下。蔣聞之曰。我本以符却之。使其不來。豈知不能自脫。既以害物。安用術為。取符焚之。自此絕不復留意。有歐陽平者。行業亦高。又兄事蔣君。於田君即隣于入室。歐陽嘗一夕夢三金爐自天而下。若有所召。既寤。潛告人曰。二先生不久去矣。我繼之。俄而田君蛻去。蔣次之。歐陽亦逝。桐栢山陳寡言。徐靈府。馮雲翼。三人皆田之弟子也。衡山周混沌。蔣之門人也。陳徐在東南。品第比田蔣。而馮在歐陽之列。同自幼入道。科法清嚴。今為南嶽首冠。

道士陶天活者。安南人。居瀕海。海溢。家人悉驚走避水。天活始生。其母挈去不得。舉族悲念。洎水退而歸。其嬰兒在桑之交枝。無恙。抱之啼乳如常。遂以天活為名。及長。

聰慧簡率。真氣內充。自元和至大和。為供奉道士。朝野歸嚮。

江南多名僧。貞元元和以來。越州有清江清畫。婺州有乾俊乾輔。時謂之會稽二清。東陽二乾。

吳興僧畫。字皎然。工律詩。嘗謁韋蘇州。恐詩體不合。乃于舟中抒思。作古體十數篇。為贄。韋公全不稱賞。畫極失望。明日寫其舊製獻之。韋公吟諷。大加歎咏。因語畫云。師幾失聲名。何不但以所工見投。而猥希老夫之意。人各有所得。非卒能致。畫大伏其鑒別之精。

元和以來。京城諸僧。及道士。尤多大德之號。偶因勢進。則得補署。遂以為頭銜。各因所業談論。取本教所業。以待大德之目。此猶近于理。至有號文章大德者。夫文章之稱。豈為緇徒設耶。訛亦甚矣。有似昔歲德宗。搜訪懷才抱器。不求聞達者。有人於昭應縣。逢一書生。奔馳入京。問求何事。答云。將應不求聞達科。此科亦豈可應耶。號欺聾俗。皆此類也。

昔北齊封陽休之為王。休之曰。我非奴。非獠。何故封我為王。使林遠及陶隱居之徒。當必為休之耻矣。

有文淑僧者。公為聚眾譁說假託經論。所言無非淫穢鄙褻之事。不逞之徒。轉相鼓扇扶樹。愚夫冶婦。樂聞其說。聽者填咽寺舍。瞻禮崇奉。呼為和尚教坊。効其聲調。以為歌曲。其吐庶易誘。釋徒苟知真理。及文義稍精。亦甚嗤鄙之。近日庸僧。以名繫功德使。不懼臺省。府縣以士流好窺其所為。視衣冠過於仇讐。而淑僧最甚。前後杖背。流在邊地數矣。

元和中。僧鑒虛。本為不知肉味作僧。素無道行。及有罪伏誅。後人遂作鑒虛煮肉法。大行於世。不妨他僧為之。置于鑒虛耳。亦猶才命論。稱張燕公。革華傳。稱韓文公。老牛歌。稱白樂天。佛骨詩。稱鄭司徒。皆後人所誣也。故其辭多鄙淺。

盧子巖說。早年隨其懿親鄭常侍東之。同遊宣州當塗。隱居山巖。即陶貞白鍊丹所也。鑪跡猶在。後為佛舍。有僧甚高潔好事。因說其先師名彥範。姓劉。雖為沙門。早究儒學。邑人呼為劉九。經顏魯公。韓晉公。劉忠州。穆監寧。獨孤常州。皆與之善。各執經受業者數十人。年八十。猶精強。僧行不虧。性頗嗜酒。飲亦未嘗及亂。學徒有攜壺至者。欣然而受之。每進三數盃。則講說方銳。所居有小圃。自植茶。為鹿所損。人勸以垣隔之。諸名士悉樂為運石。共成。穆兵部贊事之最謹。嘗得美酒。密以小瓷壺。置于懷

中累石之際。因白師曰。有少好酒。和尚飲否。彥範笑而傾飲。滿似酣。則語穆曰。不用搬石。且來聽書。遂與剖析微奧。至多不倦。鄭君更徵其遺事。僧歎息久之曰。近日尊儒重道。都無前輩之風。因出一紙。穆兵部與書。傾寒暄之儀。極卑敬。其畧曰。某偶忝名宦。皆因善誘。自居班列。終日塵屑。却思昔歲。臨清澗。蔭長松。接待座下。獲聞微言。未知何時。復遂此事。遙瞻水中月。嶺上雲。但馳攀想而已。和尚薄於滋味。深於酒德。所食僅同嬰妣。所飲或如少壯。常恐尊體有所不安。中夜思之。實懷憂戀。其誠切如此。月日之下。但云門人姓名狀上。和尚法座前。不言官位。當時嗜學事師。可謂至矣。又云有耆宿僧總持。彥範之友也。為人清苦。一生未曾干人。惟自墾山。種田數畝。給衣食。或遇豐歲多麥。傍有滯穗。度知其主必不收者。拾之以歸。若可惜者。則求而積之。台主以付。不至。則置于路口。其獨行如此。

角部之次

元和十五年。淮南裨將諱可則。因防邊。為吐蕃所掠。初到蕃中。蕃人未知憲宗棄天下。日夜懼王師復河湟。不安寢食。可則既至。械繫之。置地牢中。絕其飲食。考問累至。可則具告。以大行昇遐。蕃人尚未之信。其傍有知書者。可則因畧記遺詔示之。乃信。

馬蕃法刻木為印。每有急事。則使人馳馬赴贊府牙帳。日行數百里。使者上馬如飛。號為馬使。報得可。則審憲皇崩問之狀。先是每得華人。其無所能者。便充所在役使。輒黥其面。麤有文藝者。則涅其臂。以候贊普之命。得華人補為吏者。則呼為舍人。可則以曉文字。將以為知漢書舍人。可則不願其舊舍人。有姓崔者。本華人。可則嘗于靈武相識。其人大為蕃帥所信。為言之得免。可則前後數逃歸。輒為候者所得。蕃帥雖不殺。以皮鞭榜之。凡數百。竟得脫。凡在蕃六年。及歸。詣闕自陳。敕付神策軍前馳使。未及進用。為軍中沙汰。因配在浙東。止得散將而已。竟無官。開成四年。余于越州遇之。見其步履不快。云于蕃中走時。凍損足。視其臂。一字尚存。譯云天子家臣。可則亦細言河湟可復之狀。聽其語。猶微染戎音。

諧戲附

玄宗問黃幡綽。是勿兒得人憐。

是勿兒猶言何兒也。

對曰。自家兒得人憐。

時楊貴妃寵極中宮。號祿山為子。肅宗在

春宮常危懼。上聞之。

上又嘗登苑北樓望渭水。見一醉人臨水卧。問左右是何人。左右

不知。將遣使問之。幡綽曰。是年滿令史。上問曰。汝何以知。對曰。更一轉入流。上笑而止。上又與諸王會食。寧王對御坐。飲一口飯。直及龍顏。上曰。寧哥何故錯喉。幡綽曰。

此非錯。喉是歎。

幡綽優人假戲謔之言。警悟時主。解紛救禍之事。甚眾。真滑稽之雄。

周愿常奉使魏州。節度使田季安引之連轡。路周一驢極肥。季安指示愿曰。此物大王世充應聲答曰。總是小竇。建德李尚書選性嚴毅。不好戲笑。時愿知江西鹽鐵。留後事。將至。李公戒從事曰。周生好諧謔。忝僭無禮。幸諸賢稍莊以待之。及愿至。數燕李公寒溫外。不與之言。周亦無由得發。一日饌親賓。愿亦預焉。季公有故人子弟來投落拓不事。季公遍問舊時別墅。及家童有技者。圖書有名者。悉云賣却。李責曰。郎君未官。家貧。產業從賣。何至賣及書籍古畫。惆悵久之。復問曰。有一本虞永興手寫尚書。此猶在否。其人慚愧不敢言賣。云暫將典錢。愿忽言曰。尚書大屯。季公忘却先拒其談諧之事。遂問曰。尚書何屯。愿曰。已遭堯典舜典。又被此兒郎典。季公興怒之意大開。自此更不拒周。一日後洪之屬邑民產一子。有三首。季公覽狀惡之久。不懌。愿曰。留待長大。令試幘頭。

李紆侍郎好諧戲。又服用華鮮。嘗朝回。以同列入坊門。有負販者。呵不避。李罵云。頭錢價奴兵。輒衝官長。負者顧而言曰。八錢價措大。漫作威風。紆樂採異語。使僕者誘之。至家為設酒饌。徐問八錢之義。負者答曰。只是衣短七耳。同列以為破的。紆甚慙。

下人呼舉不
正故云類也。

京兆龐尹。及第後從事壽春。有江淮舉人姓嚴。是登科記誤本。倒書龐嚴姓名。遂賃舟丐食。就謁時郡中止。有一判官亦更不問其氏。便詣門投刺稱從姪。龐之族人甚少。覽刺極喜。延納殷勤。便留款曲。兼命對舉七筮。久之語及族人。都非龐氏之事。龐方訝之。因問止竟郎君何姓。曰某姓嚴。龐撫掌大笑曰。君誤矣。余自姓龐。預君何事。揖之令去。其人尚拜謝叔父。從容而退。

姚峴有文學。而好滑稽。遇機即發。姚僕射南仲。廉察陝郊。峴初釋艱服。候見以宗從之。舊延於中堂。弔訖未語及他事。陝當兩京之路。賓客謁無時。門外忽有投刺者云。李過庭僕射曰。過庭之名甚新。未知誰家子弟。客將左右皆稱不知。又問峴知之否。峴初猶俛首頰眉。頃之自不可忍。斂手言曰。恐是李趨兒僕射。久方悟而大笑。

盧尚書弘宣與弟盧衢州簡辭同在京。一日衢州早出。尚書問有何除改。答曰。無大除改。惟皮遐叔。蜀中刺史。尚書不知皮是遐叔。姓謂是宗人。低頭久之。曰我弭當家。沒處得盧皮遐來。衢州為辯之。皆大笑。

有人說李寰。建節晉州。表兄武恭。性誕妄。又稱好道。及蓄古物。遇寰生日。無餉遺。乃

箱擎一故皂襖子。與寰云。此是李令公收復京師時所服。願尚書功業一似西平。寰以書謝。後聞知恭生日。箱擎一破膩脂幘頭餉恭曰。知兄深慕高貞。求得一洪崖先生初得仙時幘頭。願兄得道。一如洪崖。賓僚無不大笑。余嘗讀謝緯宗拾遺錄云。江夏王義恭性愛古物。常遍就朝士求之。侍中何遜已有所送。而王徵索不已。何甚不平。嘗出行於道。遇狗枷。敗犢鼻。乃命左右取之。還以箱擎送之。賤曰。承復須古物。今奉李斯狗枷。相如犢鼻。此頗與寰恭相類耳。

衢州視事際。有婦人姓翁。陳牒論田產。稱阿公阿翁在日。下阿翁兩字。言其大父也。坐客笑之。因徵其類。余嘗目覩者。王屋有梓人女曰阿家。京中有阿輔。洪州有阿姑。蜀中有阿母。洛中有阿□阿郎。皆因其姓。亦堪笑也。

因話錄卷第四終

因話錄卷第五

徽部

徽為事。凡不為其人與物而汎說者皆入此部。

尚書省東南隅。通衢有小橋相承。目為拗項橋。言侍御史及殿中諸郎久次者。至此必拗項而望南宮也。

都堂南門東道有古槐。垂陰至廣。相傳夜深聞絲竹之音。省中即有入相者。俗謂之音聲樹。祠部呼為水聲廳。言其清且冷也。

尚書省二十四司印。故事悉納直廳。每郎官交直時。吏人懸之于臂。以相授。頗覺為煩。楊虔州虞卿任吏部員外郎。始置櫃加鑰以貯之。人以為便。至今不改。櫃初成。州戎時為吏部郎中。大書其上。戲作考詞狀。當有千有萬。恐後不禁。考上下。

祕書省內有落星石。薛少保畫鶴賀監草書。郎餘令畫鳳。相傳號為四絕。元和中。韓公武為祕書郎。挾彈中鶴。一眼時謂之五絕。又省之東。即右威衛。荒穢摧毀。其大廳逼校書院南對御史臺。有人嘲之曰。門緣御史塞。廟被校書侵。

御史臺三院。一曰臺院。其僚曰侍御史。眾呼為端公。見宰相及臺長。則曰某姓侍御。知雜事。謂之雜端。見臺長。則曰知雜侍御。雖他官高秩兼之。其侍御號不改。見宰相。

有事白端公。就其廳。若有中路白事。謂之參端。參端有罰。殿中已免巡過。正知巡者。假故則向上人。又權知。謂之蘸巡。臺官有親愛。除拜喜慶之事。則謁院長。雜端臺長。謂之取貨。凡此皆因胥徒走卒之言。遂成故事。院長每上堂了。各報諸御史。皆立於南廊。便服鞞鞋。以俟院長立定。院長方出相揖。而序行至殿院門揖。殿中又序行至食堂門揖。侍御史凡入門。至食凡數揖。大抵揖者。古之肅拜也。臺中無不揖其酒。無起謝之禮。但云揖酒而已。酒最合敬。以恐煩却損。往往自臺拜他官。執事亦誤作臺揖。人皆笑之。每赴朝。序行至待漏院。偃息。則有卧揖。上門有馬揖。凡院長在廳院內。御史欲往他院。必先白快罰。又必先白察院。有都廳院長。在本廳諸人。皆會詰于都廳。亦曰御史初上後。遇雜端上堂。則舉三愆。九失儀。意緣是新人欲併罰出。未遇雜端上堂。其犯舊條。並不罰。察院南院會昌初。監察

御史鄭路所葺禮祭廳。謂之松廳。南有古松也。刑察廳。謂之魘廳。寢于此。多魘。兵察常主院中茶。茶必市蜀之佳者。貯于陶器。以防暑濕。御史躬親緘啟。故謂之茶餅廳。吏察主院中入朝人次第名籍。謂之朝簿廳。吏察之上。則館驛使館驛使之上。則監察使。監察使同僚之冠也。謂之院長臺。中敬長三院皆有長。察院風彩尤峻。凡三院御史。初拜未朝謝。先謁院長。院長辭疾不見。則不得及上矣。諸家御史臺記。多載當時御史事跡。戲笑之言。

故事甚畧。堂中有儀注。近漸遺闕。雖有版牘。亦但錄一時要節。自此轉恐磨滅矣。因與親友話及此。遂相疏之。

北省班詠議在給事中。中書舍人在給事中。裴尚書休為諫議大夫。形質短小。諸舍人戲之曰。如此短。何得向上立。裴對曰。若恠即曳向下。着衆皆大笑。後除舍人。或問東津先生曰。昔人立法。將以利人邪。曰。利之曰。何以後世反為害也。曰。因其利而奸生。則反害也。燧人鑽木。致民火食。以熟百物。安知後世有咸陽焚燒宮室。三月不絕之毒。伏羲畫八卦。造書契。安知後世有假鸞文字。以市道欺誑時俗之弊。后稷播百穀。安知後世有權酤閉糴。茶鹽求利之苦。軒轅制車服戎器。安知後世有華澤靡麗相尚。及窮兵黷武之弊。制宮室。安知後世有甲第別館。凌雲耀日。唐虞建官列爵。安知後世有八金納粟。冒取公侯。禹平水土。別九州。安知後世有山林川澤之稅。關津堰埭之難。周公制嫁娶之禮。安知後世以依銜姻援。而求富貴。孔子刪詩書。定禮樂。垂五常之教。安知後世有掠儒之名。而盜聲華。叨尊顯。凡此觸類。澆訛流蕩。紀綱大壞。其本豈聖人之過耶。其由聖人啟之耶。其後世為治者引而熾之耶。嗚呼。馬肝之說。余不忍言。所可歎者。伊周初以公忠放。主操政。以全國家。安社稷。而莽卓操懿。以降行滔天之心。援此為法。尤可悲也。桀紂幽厲。身遭放弑。常與萬世之君。必為

龜鏡則伊周一時公忠。反誤後世亂臣賊子。桀紂幽厲。一時淫虐。而有益萬世明君矣。善為政者。有才必用。用必當才。任之而不私之。非才則不任。故使人無棄無濫。天下無一人嘆不遇。而懷過望之事者。臯陶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傳曰。及其使人也。器之。臧儻伯云。國家之敗。由官邪也。班固稱宣帝。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者也。光武不許館陶公主子為郎。前代明哲之主。及霸業之君。國朝列聖躬親庶政。用才使器。著在史籍者多矣。以君上之尊。深居高視。猶于小官小吏。一賞一罰。慎重如此。况輔弼之臣。豈得容易。苟且哉。秦符入寇。謝安石用其兄子玄為帥。以拒之。郝超雖素與玄不善。聞而歎曰。安為重舉親明也。玄心不負舉才也。人皆以為不然。超曰。吾嘗與玄共府。見其使才。雖履屐間。亦得其任。是以知之。玄果立功於淮淝。破符秦百萬之衆。郝嘉賓之言。亦可謂至公矣。今之人。徒私于所親。無安石之明。徒憎所不善。無嘉賓之論。可悲矣。李林甫姦邪陰賊。妬嫉賢能。至于善守章程。深得宰相之體。當時雖正直有名之士。多被構害。而守尋常任進者。各獲其分。至今人有以右座呼之。而不名也。非其在下有感之者乎。韓晉公節制三吳。多歷年所。取賓佐僚屬。

隨其所長無不得人嘗有故舊子弟投之與語更無能解台之與燕而觀之畢席端坐不旁視不與比坐交言數日署以隨軍令監庫門使人視之每早入惟端坐至夕警察吏卒之徒無敢濫出入者竟獲其力

裴先德洎在中書有故人官亦不卑自遠相訪裴公給恤優厚從容款洽在其第無所不為乘間求京府判司裴公曰公誠佳士但此官與公不相當不敢以故人之私而隳朝廷網紀他日有害眼宰相憐公者不妨却得某必不可其執守如此嗚呼上不慎名器是以廝養待賢也下不慎名器是以嬰孩奉君而削弱朝廷也遂致猥濫訛辨流蕩可憂不知誰之咎也

已上二章偶曾論及坐有相知者因附於此

王并州璠自河南尹拜右丞相除目纔到少尹侯繼有宴以書邀之王判書後云新命雖聞舊銜尚在遽為招命堪入笑林洛中以為話柄故事少尹與大尹遊宴禮隔雖除官亦須候正敕也

有人撰集恠異記傳云玄宗令道士葉靜能書符不見國史不知葉靜能中宗朝坐妖妄伏法玄宗時有道術者乃法善也談話之誤差尚可若著于文字其誤甚矣又有人檢陸法言切韻見其音字遂云此吳兒真是翻字太僻不知法言是河南陸

非吳郡也

又有書生讀經書甚精熟不知近代事因說駱賓王遂云某識其孫李少府者兄弟太多意謂駱賓是諸王封號也今人往往說舊云準皇太子教不知皇太子合稱令稱教乃王公也此皆不知根本之誤也

人道尚右以右為尊禮先賓客故西讓客主人在東蓋自卑也今之人或以東讓客非禮也蓋緣所任在地所主在東俗有東行南頭之戲此乃貴其為一方一境之主也記曰天子無客禮莫敢為主焉故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也注云明饗君非也今之方鎮刺史入本部於令長以下禮絕賓主猶近君臣至于藩鎮經管内支郡則俱是古南面諸侯但以使職監臨如臺省之官至外地耳既通讌饗則異君臣而用古天子升阼階之儀昧于禮經遂同僭擬是不講貫所致又小人姑息訛謬相承亦可笑且歎也

近見會補闕實引禮記鄉飲酒儀言東方仁者主人之位西方義者賓之位此理亦至當矣

古者三公開閣郡守比古之侯伯亦有閣所以世之書題有閣下之稱前輩呼刺史太守亦曰節下與宰相大僚書往往呼執事言閣下之執事人耳劉子玄為史官與監修宰相書呼足下韓文公與使主張僕射書呼執事即其例也其記室本繫王侯

賓佐之稱。他人亦非所宜。執事則指斥其左右之人。尊卑皆可通稱。侍者士庶可用之。近日官至使府御史及畿令。悉呼閣下。至于初命賓佐。猶呼記室。今則一例閣下。亦謂上下無別矣。其執事纔施於舉人。侍者止行于釋子而已。今又布衣相呼。盡曰閣下。雖出于浮薄相戲。亦是名分大壞矣。又中表疎遠卑行。多有座前之目。尤可懲恠。夫閣下去殿下一階。座前降几前一等。此之乖僭。其可行耶。宗從叔姑及姨舅之行。施之可也。近見房州刺史李使君所著資傳亦與此說相符耳。

漢書載張騫窮河源。言其奉使之遠。實無天河之說。惟張茂先博物志說。近世有人居海上。每年八月見海槎。來不違時。齋一年糧。乘之到天河。見婦人織。丈夫飲牛。遣問嚴君平云。某年某月某日。客星犯北斗。即此人也。後人相傳云。得織女支機石。持以問君平。都是憑虛之說。今成都嚴真觀有一石。俗呼為支機石。皆目云。當時君平留之寶曆中。余下第還家。于京洛途中。逢官差遞夫。昇張騫槎。先在東都禁中。今准詔索有司取進。不知是何物也。前輩詩。往往有用張騫槎者。相襲謬誤矣。縱出雜書。亦不足據。

高宗朝改門下省為東臺。中書省為西臺。尚書省為文昌臺。故御史臺呼為南臺。南

較一點一畫而義全不通

若棹從木船棹從木船棹從木船楊從木柳揚從木州棒從木枝棒從木枝棒從木枝傳無點

傳姓師傳及人

沐無點者

沐古沐陽縣

氏無點者

氏編氏縣字惟上思惟惟下個惟

帳此並

賜橫並無

錫錫之字

錫毛詩鏤錫

場音場

場音場

若此者衆

矣。辨文字者勿以為小事而不留意也

武宗皇帝廟諱朕改兩火相重其偏傍言談字已改為譚淡改為澹其噉字俗多不

定舊或書餒餒音譚爾雅訓進本非飯食名世重餅噉庖人以意相傳及下俚凡關

食物偏傍盡從食又噉字聲不同索前史及諸家并佛經多作口邊噉其音與著兩

火同徒敢反又玉篇切韻噉字是正也著兩火俗也並徒敢反正合作噉不疑矣噉

馬即合用噉字音徒濫反以義言之以物自食謂之噉以物餒人謂之噉又案漢書

高帝紀云使酈食其陸賈往說將噉以利顏監注曰噉者本謂食噉耳音徒敢反以

食餒人令其噉食則改變謂徒濫反今以利誘之取實為辭也顏監講噉字雖未分

明亦無口傍兩火之說則明是字俗相傳而後人為姓亦因俗耳近日書餅噉字至

有食邊口邊作覃及口邊作詹者率意而為其誤甚矣切韻是尋常文書何不置之

几案旋看也

因話錄卷第五終

因話錄卷第六

羽部

南人長林中大樹。謂之有神。云近此伐木。則必神怒致禍。乃斧他人之樹。為主所訴。官捕而鞠之。當以盜論。其家質田以賂獄吏。繫衣以備囚糧。卒不免笞背。皆被瘡而歸。此乃避禍而速禍也。又有里人為隣巫所惑。而當有災。宜謝神。乃殺家犢釀酒。聲鼓以祀。時官禁屠牛。私釀法甚峻。又當國忌。不合動樂。併犯三罪。為吏所擒。家長隣保皆抵重罪。連及數十人。此乃禳災。適所以致災也。其愚如此。

洪州優胡曹贊者。長近八尺。知書而多慧。凡諸諧戲。曲盡其能。又善為水嬉。百尺檣上。不解衣。投身而下。正坐水面。若在茵席。又于水上鞞而浮。或令人以囊盛之。繫其囊口。浮于江上。自解其繫。至于回旋出沒。變易十狀。見者目駭神竦。莫能測之。恐有他術。致之不爾。直輕生也。

軍中有透劍門伎。大燕日。庭中設幄數十步。若廊宇者。而編劍刃為椽棟之狀。其人乘小馬至門。審度馬調道端。下鞭而進。錚馬聞劍動之聲。既過。而人馬無傷。宣武軍有小將善此伎。每饗軍。則為之所獲賞。止於三數疋帛而已。一日主者誤漏其名。此

將忿恨訴于所管大將。得復以名入。至呈伎之際。極為調審。入數步。忽風起。馬驚觸劍失序。人馬皆斃於刃下。

有士鬻產於外。得錢數百緡。懼川途之難賫也。祈所知納于公藏。而持牒以歸。世所謂便換者。實之衣囊。一日醉。指囊示人曰。莫輕此囊。大有好物。盜在側聞之。其夜殺而取其囊。意其有金也。既開無獲。投牒于水。盜為吏所捕。得其狀。樞機之發。豈容易哉。此所謂不密而致害也。

進士鄭翬。說家在高郵。有親表盧氏莊。近水。有隣人數家。共殺一白蛇。未久。忽大震。雷雷雨發。洪數家皆陷溺。無遺。惟盧氏當中一家無恙。

竇相易直幼時名祕。家貧受業村學。教授叟有道術。而人不知。一日近暮。風雪暴至。學童悉歸家不得。而宿于漏屋之下。寒爭附火。惟竇公寢于榻。夜深方覺。叟撫公令起曰。竇秘。君後為人臣。貴壽之極。勉力自愛也。及德宗幸奉天日。公方舉進士。亦隨駕而西。乘一蹇驢。至開遠門。人稠路隘。其扉將闔。公懼勢不可進。聞一人叱驢兼捶。其後得疾馳而入。顧見一黑衣卒。呼公曰。秀才已後莫忘此情。及升朝。訪得其子。提挈累至大官。吏中榮達。

盧賓客負白。父曰老彭。有道術。兼號知人。元和初。宗人弘宣簡辭弘正。簡求俱候馬。留坐目之甚久。命貞亦序坐。又目之曰。一行五節度使。可謂盛矣。卒如其言。又族子錯。初舉進士。就安邑所居謁之。謂錯曰。爾求名大是美事。但此後十餘年方得。勿以遲晚為恨。登朝亦得大美官。錯至長慶元年。始擢第。大中十年。終庶子。簡辭已下三弟。皆至八座。擁旋。

張曇為汾陽王從事。家嘗有怪。召術者問之。對以大禍將至。惟休退則免。曇不之信。又方燕賓席上。見血。有巫者聞之。勸其杜門不納賓客。屏遊宴。曇怒杖之。其後曇言語乖度。公頗銜之。又屢言同列間事。每獨候見。多值公方燕寵姬所。不令白事。必抑門者令通。公謂其以武臣輕忽。益不平之。後因請公去所任吏。遂發怒。囚之以聞。竟斃于杖。

柳員外宗元。自永州司馬徵至京。意望錄用。一日詣卜者問命。且告以夢。曰。余柳姓也。昨夢柳樹仆地。其不吉乎。卜者曰。無苦。但憂為遠官耳。徵其意。曰。夫生則柳樹。仆則柳木。木者牧也。君其牧柳州乎。卒如其言。或傳是陳子諱。

李涼公逢吉。未掌綸誥。前家有老婢。好言夢。後多有應。李公久望除官。因訪于婢。一

日婢晨至。慘然。公問其故。曰：昨夜與郎君作夢。不是好意。不欲說。公強之。婢曰：夢有一人舁一棺至堂後。云：且置在此。不久即移入堂中。此夢恐非佳也。公聞竊喜。俄爾除中書舍人。後知貢舉。未畢而入相。

都水使者崔綽。少年豪俠。不拘小節。天寶中有方士過其家。崔傾財奉之。亦無所望。方士臨去。留藥一丸為別。崔殊不之重。埋于牀下。燕薊之亂。家人避賊。崔在後未去。忽見牀下有菌甚肥鮮。因煮而食之。雜以葷味。自此體腹輕健。至老更無疾病。月中視小字。夜食生蟲。元和初。猶在。年九十餘卒。蘇州刺史韋公祖餘集中。所贈崔都水詩者是也。向得靈藥。便能正爾服之。當已輕舉矣。其次食所化靈芝。不雜葷茹。又應反願住世。壽不可量。蓋玄中但以有壽無疾。酬好施之功而已。崔即蘇州之堂妹壻也。

崔相國羣之鎮徐州。嘗以崔氏易林自筮。遇乾之大畜。其繇曰：典策法書。藏在蘭臺。雖遭亂瀆。獨不遇災。及經王智興之變。果除祕書監也。

長慶中。鄂州里巷間人。每語輒以牛字助之。又有一僧。自號牛師。乍愚乍智。人有忤之者。必云：我兄即到。豈奈我何。未幾而相國竒章公。帶平章事。節度武昌軍。其語乃

絕而牛師尚存僧者乃牛公之名也方知將相之位豈偶然耶先是元和初韓尚書
臯在夏口就加節度使自後復為觀察使長慶三年崔相國植從刑部尚書除觀察
明年冬牛公實來宰臣建節鎮夏口自牛公始也

博陵崔子年出書一通示余曰劉逸淮在汴時韓弘為右廂虞候王某為左廂虞候
與弘相善或譖二人取軍情將不利於劉劉大怒俱名詰之弘即劉之甥因控地碎
首大言數百劉意稍解王某年老股戰不能自辯劉叱令拉坐杖三十時新造赤棒
頭徑數寸固以筋漆立之不仆數五六當死矣韓意其必死及昏造其家恠無哭聲
又謂其懼不敢哭訪其門卒即言大使無恙弘素與某熟遂至卧內問之王曰我讀
金剛經四十年矣今方得力記初被坐時見巨手如簸箕吸然遮背因袒示韓都無
槓痕韓舊不好釋氏由此始與僧往來日自寫十紙及貴計數百軸矣後在中書盛
暑時有諫官因事謁見韓方洽汗寫經諫官恠問之韓乃具道王某事予職在集仙
常侍柳公常為予說

已上並本錄
崔公名義

王智興在徐州法令甚嚴有防秋官健交代歸其妹壻於家中設饌以賀自於厨中
磨刀將就生割羊脚磨訖持之疾行妻兄自堂走入厨倉卒相值鋒正中妻兄心即

死所在擒之以告。智興訊問。但稱過誤。本無惡意。智興不之信。命斬之。乃輒自刑者。手中躍出。徑投於地。三換皆然。智興異之。乃不殺。余按廣陵烈士傳曰。劉雋。字幼節。遷宛。胸令。到官二年。政治清平。為吏民所親。時縣有友人相過者。主人歡喜。為具捕犬。因誤中客。客死。平法者云。主人本有殺心。應當伏辜。雋曰。聞許太子至孝。誤不嘗藥。史官書弑君。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今主人與客。本無讐恨。但歡喜為供。有親愛飲食之意。無傷害之心。不幸而死。當以周禮過誤平之。奈何欲用法律。所失一時。兩殺不辜。王法者。拘有常例。不聽雋曰。界有失禮之民。皆令之罪也。解印綬去。蓋與此事相迥。而徐州者。神為之辯耳。

漢州開元寺。有菩薩像。自頂及焰光。坐趺都是一段青石。潔膩可愛。雕琢極工。高數尺。會昌毀寺時。佛像多遭摧折。剝缺。惟此不傷絲毫。及再立寺。僧振古寶而置。放西廊。余與京大德知玄法事。西川從事楊仁瞻同謁。楊深于釋氏。好古之士也。瞻敬彌。曰。而玄心精識多聞。話其本末云。先是匠人得此石。異之。虔心鐫刻。殆忘寢食。有美女常器食給之。其人運思在像。都無邪思。久之怠而妄心生。女乃不至。饑渴既逼。兼毒厲匝體。遂悟是天女。因焚香叩首。悔謝切至。女復來。其病立愈。而像即成。亦嘗有

記錄因毀寺。失其傳焉。寺今再立矣。

元和長慶中。兩京閭巷間。相見多云。合是阿舅。及太和以來。文宗欲崇樹外戚。而詐稱國舅者數輩。竟不得其真。合是之說。果有驗矣。

余年小在江漢。嘗與羣兒戲。以竹箚為鎗。烏翎飾其上。裂紙為旌旗。作戰鬪之像。相向云殺。俄爾立定。又云再殺。不數年。憲宗剪除羣寇。蔡齊二巨猾。相次夷滅。再殺之應也。

太和初。京師有輕薄徒。取貢士姓名。以義理編飾為詞。號為舉人露布。九年冬。就戮者多出自文儒。

太和初。王潛為荆南節度使。無故有白馬馳入府門。而斃。僵卧塞塗。是歲潛卒。此近馬禍也。

進士陳存。能為古歌詩。而命蹇。主司每欲與第。臨時皆有故不果。許尚書孟容。舊相知。知舉日。萬方欲為申屈。將試前。宿宗人家。宗人為具。入試食物。兼備晨食。請存偃息。以候時。五更後。恹不起。就寢呼之不應。前眎之。已中風。不能言也。

進士鄭濤。在名場。歲久。流輩多已崇達。常有後時之歎。一夕忽夢及第。而與韋周方

同年。當時韋氏先期舉人無周方之名者。益悶悶。太和元年秋。移舉洛中。時韋景方居守尚書。族弟也。赴舉過陝。尚書時廉察陝郊。詰景方曰。我名弘景。汝兄弘方。汝名景方。兄弟各分吾名一字名之。殊無義也。遂更名周方。滂聞之。極喜曰。吾及第有望矣。四年。周方果同年焉。滂登朝。至殿中侍御史。前宣成觀察大夫鄭常說此事。大夫即滂之再從弟也。子溥。又自說應舉時。曾夢看及第榜。榜上但見大書鳳字。大中元年冬。求解鳳翔。偶看本府鄉貢士紙之首。便是鳳字。至東都試。緱山月間。王子晉吹笙詩。坐側諸詩。悉有鳳字。明年果登第。為子溥。鄭公之子。

大中九年。沈詢侍郎。以中書舍人知舉。其登第門生李彬。父叢為萬年令。同年有起居者之會。倉部李郎中蟪。時在座。因戲諸進士曰。今日極盛。蟪與賢座主同年。時右司李郎中從晦。又在座。戲蟪曰。殊未耳。小生與賢座主同年。如何。謂彬州柳侍郎也。眾皆以為異。是日數公皆詣賓客馮尚書。則又柳公座主。楊相國之同年。舉坐嗟嘆。侍讀諫議漳說。

河南孔尹溫裕。任補闕日。諫討党項事。貶彬州司馬。久之得堂兄尚書溫業書。報云。憲府欲取爾作侍御史。日望勅下。忽又得書云。宰相以右史處之。皆無音耗。一日有

鵲喜於庭。直若語狀。孩稚拜且祝云。願早得官。鵲既飛去。墜下方寸紙。有補闕二字。極異之。無幾。却除此官。

鄭又自說。早承相國武都公知獎。當時為大理司直。常嘆滯淹。會張謩欲除大常博士。李公云。鄭司直久屈。必請舉自代。旋遇蕭儻服闋。且要與官。諸坐遂以蕭為博士。前此有大雲寺僧寶銳者。知人休咎。因問之。銳曰。司直朝官終得。中間且合為數郡。如何便得。既而以侍御史。歷作河陽浙西淮南。累至檢校郎中。方除此部員外郎。銳師說事亦不常中。此又極驗者。以陰騭要顯。前定之事耳。

王蒙者。與趙門下幙。布衣之舊。常知其吏才。及公入相。蒙自前吉州新淦令來謁公。見喜極。給卹甚厚。將擢為御史。時憲僚數至少。德宗甚難於除授。而趙公秉政。其言多行。蒙坐待繡衣之拜矣。一日偶詣慈恩僧寺。占色者忘其名。蒙問早晚得官。僧曰。觀君之色。殊未見喜兆。此後若干年。當得一邊上御史。蒙大笑而歸。數日。宰臣對趙公乘間奏曰。御史府闕人太多。就中監察尤為要者。臣欲選擇三數人。德宗曰。非不欲補其闕員。此官須得孤直茂實者充選。料卿祇應取輕薄後生。朝中子弟耳。此不如不置。趙公曰。臣之愚見。正如聖慮。欲於錄事參軍縣令中求之。上大喜曰。如此即

朕之意。卿有人未。公因薦二人。其一即蒙也。上曰。且將狀來。公既出。逢裴延齡。時以度支決對。問公曰。相公奏何事稱意。喜色克溢。公不之對。延齡愠罵而去。云。看此老。兵所請得行否。既見上奏事畢。因問曰。趙憬向論請何事。上曰。趙憬極公心。因說御史事。延齡曰。此大不可。陛下何故信之。且趙憬身為宰相。豈諳州縣官績效。向二人又不為人所稱說。憬何由自知之。必私也。復至。陛下但詰其所自。即知矣。他日上閣。問云。卿何以知此二人。公曰。一是故人。一與臣微親。諳熟之上。無言他日。延齡又入。上曰。趙憬所請。果如卿料。遂寢不行。蒙却歸故林。而趙公薨於相位。後數年。邊帥奏為從事。得假御史焉。

相國崔公慎。由廉察浙西。左目皆生贅如息肉。欲蔽瞳人。視物極礙。諸醫方無驗。一日淮南判官楊員外牧。自吳中越職。饌召于中堂。因話揚州有穆中善醫眼。來為白府主。請遺書崔相國鉉。令致之。崔公許諾。後數日得書云。穆生性麤疎。恐不可信。有譚簡者。用心精審。勝穆甚遠。遂致以來。既見白。崔公曰。此立可去。但能安神不撓。獨斷於中。則必効矣。崔公曰。如約。雖妻子必不使知。譚簡又曰。須用九日清明。亭午於靜處療之。若其日果能遂心。更無憂矣。是時月初也。至六七日間。忽陰雨甚。譚生極

有憂色。至八九大開霽。問崔公飲酒多少。崔公曰。戶雖至小。亦可引滿。譚生大喜。初公將決意用譚之醫。惟語大將中善醫者沈師象。師象贊成其事。是日引譚生於使宅北樓。惟師象與一小豎隨行。左右更無人知者。譚生請公飲酒數杯。端坐無懔。俄而譚生以手微捫所患。曰。殊小事耳。初覺似拔之。雖痛亦忍。又聞動剪刀聲。白公曰。此地稍暗。請移往中庭。象與小豎扶公而至於庭。坐既定。聞櫛焉有聲。先是譚生請好綿數兩。染絳。至是以絳綿拭病處。兼傳以藥。遂不甚痛。譚生請公開眼看所贅肉。大如小指。堅如乾筋。遂命投之江中。方遣報夫人及子弟。譚生立以狀報淮南崔相。國復書云。自發醫後。憂疑頗甚。及聞痊愈。神思方安。後數日。而徵詔至金陵。嗟夫。向若楊君不遇譚生。不至公心不斷。九日不晴。徵詔遽來。歸期是切。礙其目疾。位當廢矣。安得秉鈞入輔。為帝股肱。此數事足驗玄助。而公作相之後。譚生已逝。又何命之大薄也。

因話錄卷第六終